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百一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五

周禮

乃立天官冡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臣謹按尚書周官首三公而周禮六官闕三公論者謂三公道尊故不下列於六曹而非其人居其位則三公之官存三公之義亡尤不如其闕也此

其說似焉而實不然夫道之教訓曰師傅其德義曰傅保其身體曰保詳究厥義天官冢宰中已具之矣帝王之學與師儒不同一動作而國事之治忽隨之一舉念而民生之休戚繫之故其道之教訓者非以博典故多文為富也傅之德義者非以高清淨恭默獨善也保其身體者又非悅耳目娛心志姑息以為愛也今考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偏言則一職專言則包六職爾雅曰冢大也是

以謂之冢宰以治官府曰八法以治都鄙曰八則而體國經野之規畫定以任萬民曰九職以歛財賄曰九賦以均財用曰九式而開源節流之大道明以致邦國之用曰九貢以繫邦國之民曰九兩而甸衛要荒之經制詳八柄馭羣臣也王有廢置大宰詔之八統馭萬民也王賑治朝大宰贊之以至祭祀燕饗朝覲會同皆一一佐吾王而成嘉禮内外相維神人胥悅國事民生無非所以盡輔導

之實也若夫治忽之幾辨於內志之清明休戚之故切於至誠之惻怛則保身體又其本焉宋之彭龜年曰後世宰相兼三公之貴而不任三公之責道之教訓傳之德義僅委之經筵至於保身體之事雖世之賢者未嘗留意程子曰大率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此二臣者皆知本之論今觀天官所師既有內宰以陰禮教九嬪以婦職教九

御而掌婦學之法者重之以九嬪書內令者詳之以女史則雖宮寢燕室森然若堂陛之尊嚴宦官宮妾儼乎若士君子之陶淑晏安之私不形情欲之感有制飭其情以正其性謹其獨以純其修其保之於內者至嚴且慎也若夫侍衛以護身而宮正宮伯屬焉飲食以養身而膳夫酒正屬焉行息以安身而掌舍掌次屬焉衣裳以章身而司裘司服縫人染人屬焉其保之於外者又至詳且備也

然則位冢宰兼三公其責誠鉅任之者必其專且久承之者必其公且忠是以宏敷帝德之廣運用咸和萬民而君臣一心宫府一體以長治而久安也哉使闕三公之官而并失其義甚非所以弼成君德也成周盛時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宗伯陳無逸戒畀物其於師傅保之義亦大畧可覩矣具其義於冢宰抑周公之志也夫

周禮

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

檢討臣周長發

鄭司農曰三農者山澤平地之農也

鄭玄曰原隰平地農民可於三處營種

臣謹按虞帝洛牧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首食與貨豳風自于耜舉趾以及築場納稼其言農事為尤詳盖民間作苦稼穡艱難所關於至治者不綦

重哉先王體國經野其制備在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在鄭司農則以山澤平地為三農在鄭玄則曰原隰平地農民可於三處營種是皆以地為别矣而或謂上農中農下農為等則農以人别其説蓋未盡善也粤稽禹貢則三壤以定賦雍州黄壤厥田上上冀州白壤厥田中中揚州塗泥故列下下而他州胥準此矣孔穎達謂九州之内視地肥瘠區為上中下三等以成貢

賦之法其實一州之內大約亦有此三等也夫區田之法始於伊尹田長十有八丈分十有五町中間十四道其法有三等以上農中農下農為別此三農以人別之說之所由起也不知區田之法本乎代田代田之法創乎后稷甽長終晦一晦三甽一夫三百甽而播種於甽中歲代處故曰代田漢成帝時議郎氾勝之曰昔成湯時伊尹善區田教民播種歲收粟每畝百石勝之試為之得四十石

皆此法也然以之定疆界別豐歉則可而以之分三農則猶未足以為凖也甞考周禮一易再易之制雖雍冀間亦然而一夫授田百畆惟以不易者為定爾雅之三田自一歲以至三歲曰菑曰新田曰畬所種愈熟得穀愈多而井田之法有遂有徑有溝有畛有洫有涂有澮有川有道有路以達於畿經界一正而民得按畆以耕此三代之所以樂康也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以土

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分野十二邦上繫十
二次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他若九土見於左氏九
地見於太玄班固藝文志農凡九家書一百四篇
管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賈思勰齊民要術唐中和
節有進農書之例宋景德時有農田勑之頒凡載
在經史諸子百家者班班可考而知也鄭司農以
山澤平地為三農其說是矣然山多塉确地多低
窪黍稌未必皆宜惟鄭玄原隰平地可於三處營

種之說實本乎大司徒山陵川澤丘陵墳衍原隰物各有所宜生而隱括其詞以列諸注疏卓然為千古不易之論焉要惟取代田區田之法相其高下備其旱潦畜量而善用之上追周官周禮之遺意使民務本力穡百穀順成由是以經術為治術道之以禮樂澤之以詩書而厚生正德教養兼施唐虞三代之治不是過矣

周禮

以九式均節財用

監察御史臣周祖榮

鄭氏康成曰式謂用財之節度

臣謹按國家之用財不可不慎也財出於賦賦出於土自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以及關市山澤之民皆終歲竭蹶胼手胝足奔走轉運出粟米泉布作器皿通貨賄以供上所需一絲一粒皆民脂膏也

故聖王不敢輕用其財立之式法以為節限隆殺有差出入有度掌之以冢宰而共之於有司是以人主不得踰式法而過取百官亦不得違式法而過與凡祭祀幣玉之奉賓客饗餼之等膳羞衣服之制凶年施舍賑貸之條下至酒人授酒材掌皮頒皮革委人共薪蒸材木職幣斂幣餘職歲贊逆會大府頒貨賄皆稱其所給足以待事歲有常經用有常數大約按每歲所賦之多寡以為定總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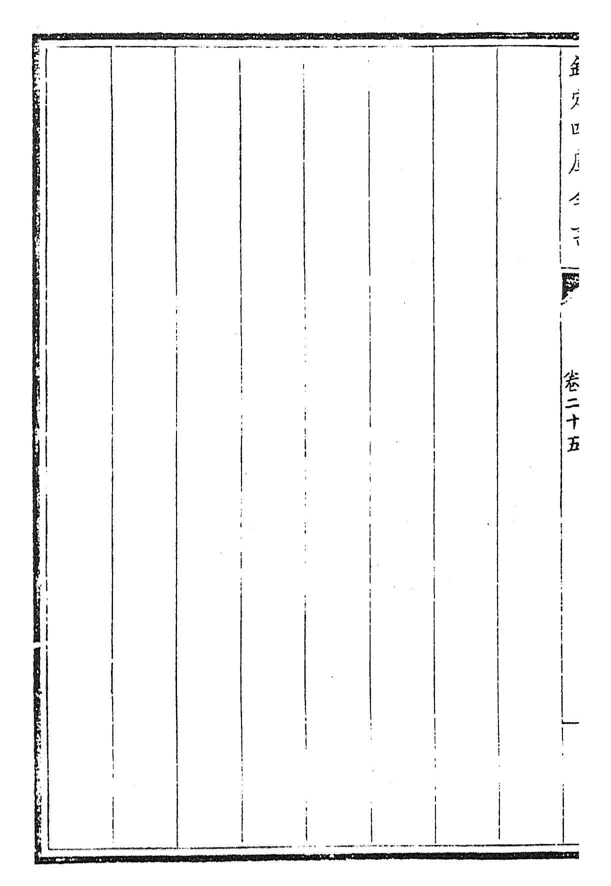
所入如干所出如干四分為率量用其三而存其一積至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羸邦國有故不待加賦而王府所藏沛然自裕民或偶值水旱又得以蠲賦減租而無病於國故天不能災歳不能凶國計不絀民力不匱此古昔盛世所為經久保盈造原立本端在此至纎至悉也夫以成周之隆家各授田民有恒業又俗尚敦樸人知節儉歳計所入各有餘饒不待仰給公上而上之人猶日汲汲焉

懼民生之或蹙民於時樂事勸功鼓舞率作力出賦税而先王猶不敢泰然享之節之又節惟恐侈用以病民也夫其恤之也甚周取之也甚薄而用之也猶甚嗇如此況後之民視周之民其苦樂又加遠矣田制壞而貧富不均生齒繁衍地力就衰加以僧道之養兵役之餉及一切俳優飲博微遂閒游不事生産仰屋而食日耗米穀習俗既澆爭事奢麗服舍玩好之飾賓祭昏葬宴游之費計貧

民一歲所獲不及一朝之資而豪右墨吏又從而朘削之廹之以水旱困之以轉輸重之以疾病死喪窮居煢處不自聊賴而民於是始無以為生矣古今勢殊於此而欲治以周官之法以求足民非惟罔效適以滋擾計惟得其意而善為之要在均節財用而已考之史傳如漢之文帝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減諸服御狗馬時賜田租令丁男三歲而二事其時人給家足海內殷

富至武帝輕用其財外事征伐内興工作大府日匱乃置均輸告緡錢卒至虛耗奢儉得失昭然可覩然則足民之要别無有所為治財之術也欲治財必致籠天下之利利歸於上則下益竭善計者惟樽其財之所出而不悉其入則用之者無滲漏取之者無過差省約之餘留為施舍財不聚於上泉府所流轉相灌輸民得各自為生而又簡其節目去其苛禁一人躬行儉朴率先天下則而象之

誰敢曆縱耳目以蕩厥家閭閻之產錙積黍累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此財以用而得生以節而能流信乎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孟子所謂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保民之長策利國之良規莫有善乎此也



周禮

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一曰以敘正其位二曰以敘進其治三曰以敘作其事四曰以敘制其食五曰以敘受其會六曰以敘聽其情

編修臣王會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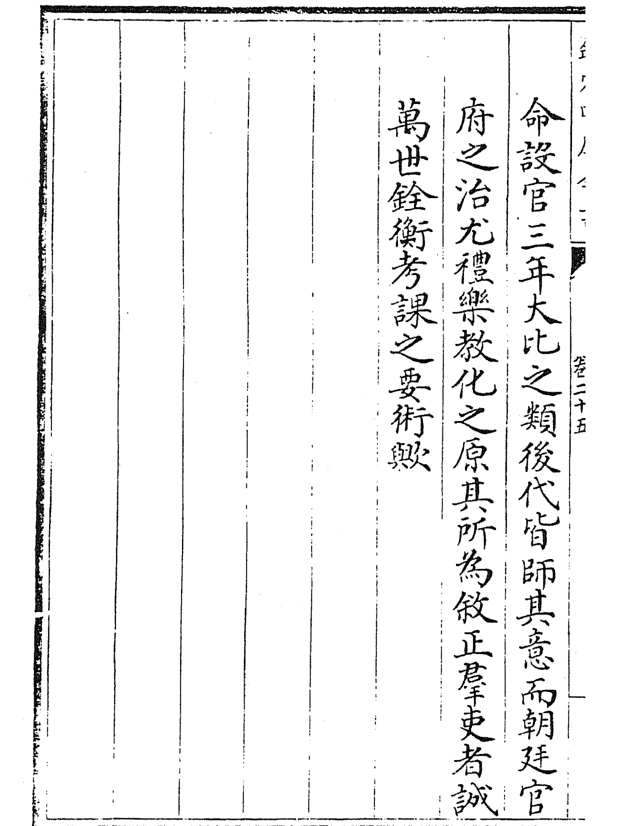
臣謹按哲王御宇所以措一世於雍和者必先使萬事萬物各得其序而朝廷為起化之原則澄敘官方尤不可以凌節雜施者也周禮小宰副冢宰

以贊王治辨之以六職合之以六聯合則羣僚共為一體不至乖隔而不親辨則諸司各守典常不至侵官而越祖法如是亦云備矣乃於職守必先正之以六敘者何也記曰百官得其序傳曰衆賢和於朝物必有序也而後能和此禮樂所由興而萬化所從出也天地之氣運行有漸是故風雨節而寒暑時人主設官分職布教立事亦民之風雨寒暑也安可不以其序乎觀小宰之六敘舉凡程

功賦食上計受成皆有秩然之次第而非任意以為後先此法守所以有常而民聽所以不惑也因是知古之銓衡考課一循其敘必無有踰階躐次者矣或謂爵禄者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厲世摩鈍也循資限年豈古制耶曰非然也大宰以八柄詔王則馭富馭貴王自操之原非官司所得與其有茂材異等顯績殊勲以布衣而位三公不踰時而登保傅何不可者若材能不過中人勞績又非

顯著則但以入官之久近制爵秩之崇卑斯二者固並行而不悖矣冢宰贊元經國故舉其通變者以詔王小宰謹守章程故循其畫一者以明制斯小大之辨也夫陳殿置輔惟賢是求鼓舞人材難拘一轍有不次之榮以達儁異有積勞而授以勵中材天下異材少而中材多則聖王之馭吏也越次者少而循序者多非惟作吏治之精勤亦以杜人心之浮競吏皆出於精勤則不至居官如郵傳

而職業舉矣人盡消其浮競則不以請謁玷官箴而風俗淳矣漢制郡縣守相高第者擢二千石二千石治行最者入為九卿其褒遷似乎太速然漢之州部刺史猶後世節鉞大臣則已位居常伯矣自是而九卿而副相行能雖高尚需歷試豈無能者而可僥倖於㨗得哉銓敘人材必稽名實苟無殊績莫若循資故德均以才才均以勞漢唐以来亦猶行古之道也周禮一書其中若六曹署吏九



命設官三年大比之類後代皆師其意而朝廷官府之治尤禮樂教化之原其所爲敘正羣吏者誠萬世銓衡考課之要術歟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編修臣儲晉觀

鄭玄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

臣謹按帝王官人之道克知灼見因材器使嘗慎簡於登進之途敷納明庶委任責成必綜核於職

業之地唐虞之九德所以斷之於其人也成周之六計所以斷之於其官也夫六官之屬名位之大小攸殊庶務之繁簡不一其中英髦傑魁之倫積日累勞建功奏績始著羽儀之用而終堪梁棟之任者豈伊乏人要舉此六者足以該之葢善則循良有以宜民矣能則猷為有以敷政矣克敬則不懈於位矣守正則不違於道矣執法者不狥乎情矣明辨者不惑乎事矣先善於能者善自德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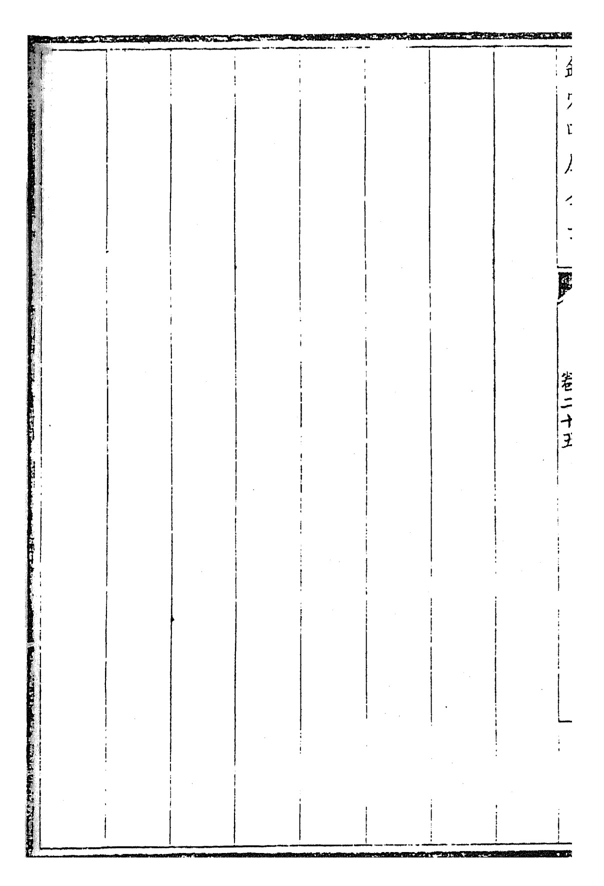
能自才言之德為才本故善居能先也敬正主德亦善之端法辨主才亦能之類也王安石曰廉者察也謂察於此六者則羣吏之臧否自見而六者之外不復有所為廉之名與鄭說稍異管子曰廉不蔽惡則行自全夫廉雖訓察亦即禔躬厲行檢制精明之意而以之為臣工勸則夫内而衾影之無慚外而簠簋之必飭胥此物此志也竊以鄭玄之解文義較為完備且六事之必本於廉者其理

亦甚切而易明矣人必志氣潔清身家之營寡而後其德昭焉操履淳白取舍之分嚴而後其才當焉不廉則曰善曰敬曰正者無非邀譽之術而曰能曰法曰辨者又適足為濟貪之資也且廉者人臣之常固無足異而六事乃居官之績也故徒廉而已則不足以概六事而六者之中或得其全或得其半或得其一人材之優絀不能齊也然均不可以廢廉考之周官成王所以戒卿士者與此實

相表裏其曰阜成兆民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曰敬爾有官曰以公滅私曰議事以制其爾典常作之師曰蓄疑敗謀此皆六計所檃括其曰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則又以廉爲本之義也自唐虞始立考績之典周禮大宰之職以八法治官府八曰官計以弊邦治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然則小宰之六計其即成周考課之法歟三代而下漢法以六條察二千石郡國守相

高第入為九卿唐考功法流内之官敘以四善二十七最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宋時考吏能否為三等以公勤廉幹惠及民者為上大都做成周之遺制而為一代黜陟之課者也雖然小宰所聽治者六官之屬耳若六官之長則有大宰之六典在焉蓋三公九卿居論道經邦之職非可以六計求之而膺高位而享厚禄則廉固宜不待於言矣記曰大

臣法小臣廉此之謂也抑嘗思之立朝而無忝者其素行之修也莅職而克舉者其藏器之良也故斷之於其官必先斷之於其人大司徒鄉大夫之職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其法良意美與小宰之六計相為維制而有合乎唐虞九德咸事之規者歟官人之要亦略具於是矣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檢討臣興泰

鄭康成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

臣謹按人君代天理物統蒞臣工綱舉目張絲聯繩貫俾得各勵名節為國家効股肱耳目之用考

課之法固其最要者也周禮天官以六計弊治之條掌諸小宰以平治官府之功善則惆愊無華能則因時取濟敬則恪居官次正則操履端方法則守典弗墜辨則臨事不疑此六者吏治之所從出也而要必以廉為本何謂廉有天理而無人欲者也人性感物而動不能無利慾之私故聖人嚴植其防使之相束於禮教名義之中而各安其分自知砥礪廉隅制節謹度上不負國中不辱身下不

病民品行從是而端氣節從是而立漢世取士曰興廉調吏曰廉察夫亦猶六計上廉之意云爾然廉未有不從節儉出者元德秀為魯山令歲滿罰餘一縑僅駕柴車趙抃守蜀惟以琴鶴自隨蓋能儉以養廉故取與一無所苟後世居官者一切服飾器用饋遺往來耗費多端俸薪不敷所用於是巧取漁利而民不勝其擾矣那移侵欺而國帑亦多致虛懸矣周公蓋早鑒戒乎此故分六計而各

冠以廉俾為臣者以此為標準則簠簋不飭之行自清課治者以此為勸懲則苞苴竿牘之弊不作豈非萬世不易之良法歟抑臣聞禮記曰大臣法小臣廉是廉之一言尤大臣之所以表率百僚者也後漢祭遵屢掌兵戎家無私財光武嘆為憂國奉公張奐為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威化大行然則屬員之廉節惟在為大僚

者激厲而振興之而於考課之時務必激濁揚清精詳甄别果有封鮓却金皭然不汚者顯加褒擢以為廉吏倡其敗檢踰閑貪冒無恥者嚴加黜罰以警其餘如此則察典不視為具文而臣品克端人心風俗亦蒸蒸丕變矣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檢討臣德保

臣謹按註疏云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謂有善事四方令聞辭譽也能政令行也謂雖無辭譽而政令得行也敬不懈於位也謂敬其職位恪居官次也正行無傾邪也以其行正直言公正無私也法守

法不失也謂依法而行無有錯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謂其人辨然於事分明無有疑惑之事也廉者潔不濫濁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臣不揣愚陋謹就六計廉為本而廣其義為六箴云

理煩治劇周流不滯令聞廣譽聲稱四至內重外輕如軒如輊以廉為本明道正誼不計其功不謀其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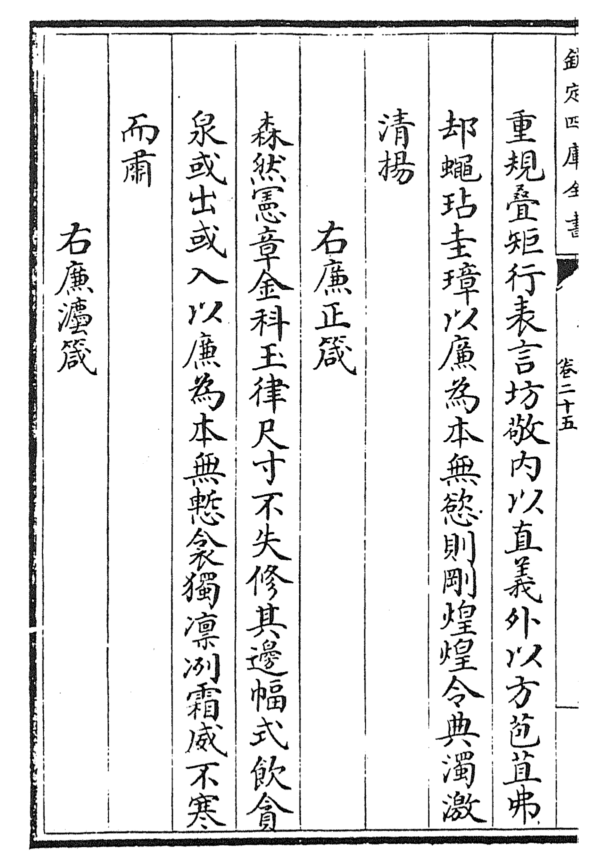
右廉善箴

卓哉能吏之綱之紀上令下行如臂使指暮夜懷
金風頹波靡以廉為本飭其簠簋臣門如市臣心
如水

右廉能箴

不懈於位以事一人佩垂佩委王之藎臣昭昭表
節冥冥隨行以廉為本匪貌祗承夙夜惟寅直哉
惟清

右廉敬箴



重規疊矩行表言坊敬內以直義外以方笣苴弗

郤蠅玷圭璋以廉為本無慾則剛煌煌令典濁激

清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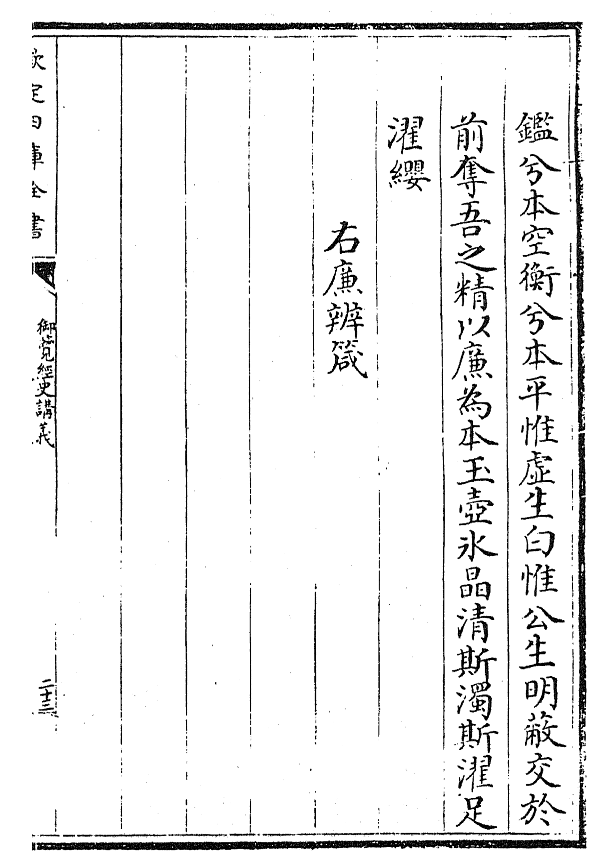
右廉正箴

森然憲章金科玉律尺寸不失修其邊幅式飲貪

泉或出或入以廉為本無慭衾獨凛冽霜威不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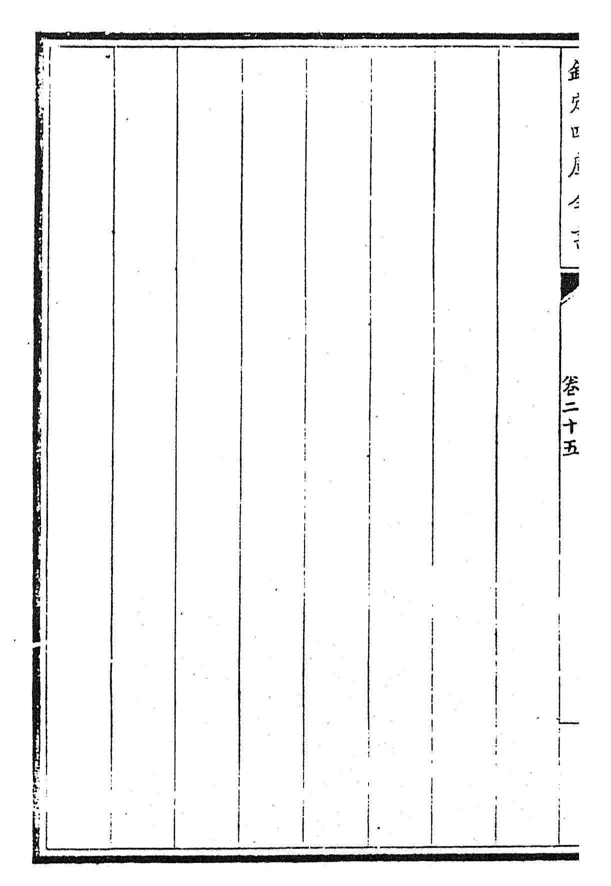
而肅

右廉瀍箴



鑑兮本空衡兮本平惟虛生白惟公生明蔽交於
前奪吾之精以廉為本玉壺氷晶清斯濁斯濯足
濯纓

右廉辨箴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監察御史臣胡寶瑔

注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六事又以廉為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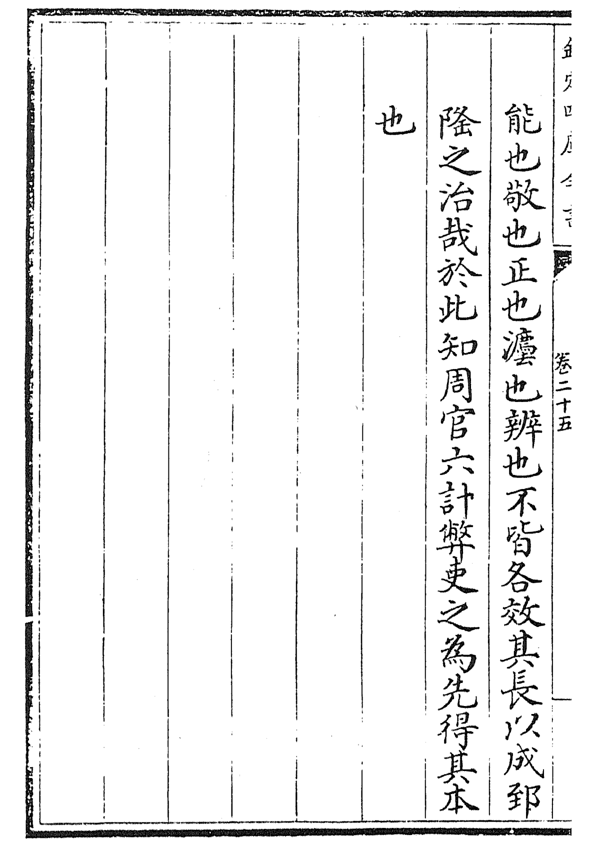
疏皆以廉為本者此經六事皆先言廉後言善能之等故知將廉為本廉者潔不濫濁也

臣謹按朝廷設官分職隨其才能而器使之務令各盡所長以共襄盛治然衆材之畢集必考核之尤精惟衡以定品而平治官府之灋昭焉曰善曰能曰敬曰正曰灋曰辨六者不同同歸於廉夫所謂廉者非矯世以鳴高飾情以干譽也古之良臣清畏人知無愧衾影本乎不敢自欺之誠以堅其夙夜匪懈之志則職任無曠而庶績咸熙胥由此也蓋獨知之地不為物欲所移則介然之操自不

為權利所奪有其德而德本於光明有其才而才亦歸於中正以之服官敬其事而後其食以之治民高其行而從其教故弊吏以廉為本洪範之垂訓也有猷有為必兼有守子貢為信陽宰孔子曰勤之慎之又告之曰治官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觀聖人之言則信乎有守為入官之要而察吏之道即莫先於此小宰之職聽之以六計欲其循良足以宜民貴乎善善必本於廉

乃昭内志之精純欲其才力足以處事貴乎能能必本於廉乃見中情之粹白敬者謂其不懈於位也惟廉而主一無適長守此嚴翼之心正者謂其行無傾邪也惟廉而至公無私不改其端方之素持守不阿者取其瀏因廉而瀏所以遵循而無失也臨事不惑者取其辨由廉而辨所以昭晰而無疑也然則何一非以廉為本哉夫不貪為寶以貧而賀子文無一日之積王曾志不在温飽惟其品

詰己端不為外物所染夫是以公明正直皭然不滓確乎不抜有德以用其才而才乃不入於偏私不流於巧偽所謂欲影正者端其本也厥本既端則存心砥礪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栢之有心宜乎清標可以風有位羔羊素絲詩人所以詠委蛇也潔行可以振頽風鳳凰瑞麥史臣所以書治行也以廉為本而律己則先洗滌其心論人則先衡量其品由是國家有得人之慶在位無踰檢之臣善也



能也敬也正也灋也辨也不皆各效其長以成郅隆之治哉於此知周官六計弊吏之為先得其本也

周禮

以聽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灋六曰廉辨

監察御史臣劉方靄

鄭玄曰聽平治也平治官府之計有六事弊斷也既斷以六事又以廉為本善善其事有辭譽也能政令行也敬不懈於位也正行無傾邪也灋守灋不失也辨辨然不疑惑也

臣謹按九德之中一則在廉十愆之儆一則惟貨是知官府之計寡廉必黜羣吏之治以廉為先蓋人一不廉則自封瘠民安能善不廉則恣欲惱心安能敬不廉則賂章官邪安能正不廉則敗度敗官安能灋雖不廉之人多有能者辨者但幹事之才為欲所詘其能不足任也見事之智為利所昏其辨不足用也一不廉而吏治遂無一可取此廉所以為官府之大本而聽官府之計之大要也但

國家分職於官府與百姓重賴有羣吏者苟能潔己不剥民亷矣猶未足以旣乎其職也故有六計以弊吏治一則亷善而德惟善政二則亷能而位事惟能三則亷敬而欽乃攸司四則亷正而正色率下五則亷灋而各守爾典六則亷辨而庶明勵翼必六者有一乃稱循吏六計中善為本能為用善之分著為敬正能之敷施為灋辨而六者均以亷為本能亷則善敬正因以可兼惟廉則能灋辨

方為可取顧官吏之廉其根本倡自朝廷周之時九賦以義取九式以節用聖主之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周以前皆然也帝堯富而不驕貴而不舒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臯陶猶戒以無教逸欲有邦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盤庚不肩好貨武王廉於財廉於色召公猶戒以不役耳目百度惟貞成王言恭儉惟德無載爾偽皆以一人之清心寡欲為天下官吏倡率斯為臣者各能砥礪廉隅基德於

廡而增美焉庶可以六計弊之而成大法小廡之盛也

周禮

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一曰以祀禮教敬則民不苟

編修臣莊存與

臣謹按虞書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在寬司徒教典宜莫重焉乃别言十有二教何也臣愚以為五教者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而非空言所能喻必施此十二教而後可以敬敷之於民焉嘗考先王制

祀禮莫大於郊社莫隆於禘嘗尊事上帝以訓民事君順事祖考以訓民事親孔子著宗祀之典於孝經我將之詩是也其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聖人昭事之忱於是為至是以其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恪恭匪懈竭其忠孝以復其性以修其職而治化成焉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祀禮教敬之謂也

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

臣謹按賓射饗燕飲食之禮所以親兄弟宗族而和朋友賓客也俗貴爵則民爭於位俗貴富則民爭於財俗貴德則民爭於名苟有所貴則必爭爭必於其同類是以失序而相詐也聖人以禮示之觴酒豆肉之間朝廷几席之位莫不導民致其尊讓夫射以觀德君子不徒讓也然升降進退揖遜雍容善猶不爭而況財與位乎是以其君子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其庶人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禮之

化也

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

臣謹按婚姻之禮所以經夫婦之别而厚人倫之本也周之盛時文王躬上聖之德有内助之美周公制禮詠歌其義以風化天下后妃則有關雎之德葛覃之本卷耳之志國君夫人則有鵲巢之行采蘩之職大夫列士之妻修采蘋之法度此六詩者鄉飲酒之禮則歌之是以其民篤於行廉於色

男女正婚姻時怨曠之感息和平之化行此教親而民不怨之效也

四曰以樂禮教和則民不乖

臣謹按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七情出焉情有所向則僻僻有所甚則乖名義不及顧刑法不及畏平則悔而思思則悟而和聖人作樂以教民所以防其僻而導之平也夫雅頌之音六代之舞固足以動四氣之和而著萬物之理至於閭巷四野之

所習又為之土鼓葦籥以吹豳詩笙磬琴瑟以合鄉樂鼓舞之師以作其氣采詩之官以達其志是以其民欲心平躁心釋遷善遠罪日化而不自知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之謂也

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

臣謹按公卿大夫列士庶人上下有章貴賤有等所以承王命而崇國體也聖人在上謀議及於衆庶諮詢不廢芻蕘其平易近民如此而民服事其

上莫敢踰越者貴有常尊而賤有等威也夫貴乘其勢以陵於賤則法令廢下慢其位以抗於上則朝廷褻聖人制宫室車旗之等嚴服物采章之辨以九儀之命輕重布之苟無其爵雖有其財不得服其服而行其禮則民知尊爵而朝廷益尊冒上無等之習所由禁也

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

臣謹按四方之民各有其俗狃近而忘遠舍本而

趨末此俗所以日偷也為終日計者其民散為終歲計者其民擾為終身計者其民愿為數世計者其民仁盛衰之數恒由此起聖人以本俗教民疆理有宜室廬有固衣服有恒器械有式樹畜有經親戚有誼公劉之遷豳太王之遷岐雖迫遽擾攘而纖悉具備定數百年之經制於一日二日之間是以其民重厚而難動揺惇篤而善守業也

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虣

臣謹按民之不能無邪惡猶穀之不能無稂莠也治之則馴縱之則虣聖人不忍聽其虣於是刑以威之約其情防其欲凡勇敢強有力之人能用之於禮義不得施之於鬭辨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又曰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夫伯夷典禮皐陶作士而播刑之廸以伯夷為法者士師之用刑惟以禮為斷也是以守禮者雖弱無所懼犯禮者雖強無所恃鄉無暴俗國無幸民大化之隆

天下無一人之獄焉所謂刑期無刑民協于中者是也

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

臣謹按安樂之民難治憂患之民易化善教者在使民知恤而已盤庚之時商之臣民自以為先王之舊人席其寵禄恃其寛政傲上之令而逸豫是從玩於近娛忽其逺患故其告羣臣曰予告汝于難告庶民曰今予告汝不易言民生之不易而戒

懼之不可以怠也故又申之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聖人之於民未安也為之求其安既安也為之思其危若父母之訓子孫寧或過慮而無有不及誥誓之言惟是為切是以其民憂深思遠長慮却顧早夜不怠以從上教書曰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此商之所以盛而周公之所以告召公也

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

臣謹按天地之所生筋力之所治田疇之所獲山

澤之所出其饒乏有大數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則物力有限民欲無厭富民厚積而不知其極貧民偷取而不虞其盡此天下所以常苦不足也聖人教之以度受禄者不予民爭業家不藏重器國不貴異物商賈不擅山澤之富農夫不逐什一之利鳥獸草木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故無甚貧甚富之民流俗不相耀則心和平而性恬安陰陽調四時正萬物盛多而可以贍民之欲民無貪心物有餘

利而或不知足者葢未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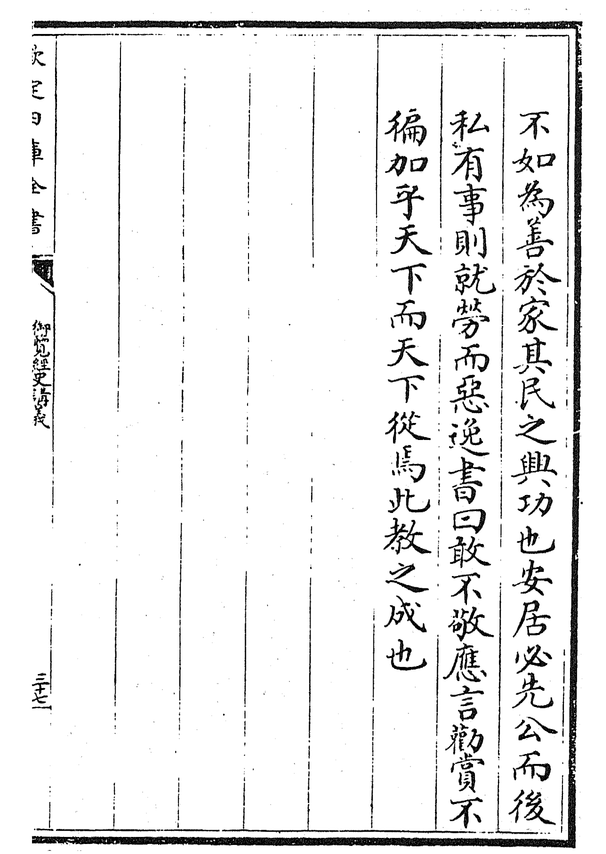
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失職

臣謹按四民之職民職之大者也遷其業則弗能為良世其教則不勞而善故士處學校農處田野商處市井工處官府父兄子弟相授受以成其業家無棄材則國無游民傳之既久所謂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畆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藝日以精俗日以厚親賢樂利雖百

世猶不忘先王之教也

十有一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禄則民興功

臣謹按爵禄者人君之大柄而教民之樞機也人情莫不欲富貴而惡貧賤無以制之則茍得者不知愧而德行日廢功效日隳以德制爵以功制禄尊卑厚薄各有定分近無所濫逺無所遺是以其民之慎德也為善於國不如為善於邑為善於邑



不如為善於家其民之興功也安居必先公而後私有事則就勞而惡逸書曰敢不敬應言勸賞不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此教之成也

周禮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侍讀臣惠士奇

鄭康成曰散利貸種食也薄征輕租稅也弛力息繇役也舍禁無禁利也去幾去其稅也眚禮凶荒

殺禮也殺哀省凶禮也蕃樂閉藏樂器而不作也
多昏不備禮而昏娶者多也索鬼神求廢祀而修
之詩所謂靡神不舉也除盜賊急其刑以除之饑
饉則盜賊多不可不除
賈公彥曰舍禁則山澤所遮禁者舍去之使民得
取蔬食去幾者幾謂呵禁也關市去稅而猶幾之
臣謹按荒政十有二外考之史冊又有三利有三
弊三利者一曰開渠二曰運糴三曰鼓鑄三弊者

一曰抑價二曰貯粟三曰掘井謹一一條陳之於

左

宋史汪綱知蘭溪縣會歲旱躬勸富民浚築塘堰

大興水利餓者得食其力全活甚衆於是部使者

列為一道荒政之冠此旱歲開渠之法也令水利

方興似宜推行之於天下前漢召信臣為南陽太

守好為民興利務在富之乃於穰縣南六十里造

鉗盧陂累石為堤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

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郡以殷富及後漢杜詩為太守復修其業故時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今南陽郡屬河南省魏賈逵堰汝水為新陂通運二百餘里人謂之賈侯渠鄧艾修淮陽百尺二渠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之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今河南郡縣多古所開水田之地收穫多於陸地數倍後世皆淤塞不通莫能疏濬一逢歲旱束手無策坐以待天豈非河南水

利不興之故哉即以江東水利言之常州有望亭堰牐置於隋之至德徹於宋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毁宋臣章冲以為設此堰牐有三利潦歲則洩其水而無淫溢之患旱歲則蓄其水以溉田兼運河有節啓閉以時足通舟楫永免作填車水科役百姓之煩擾故修建望亭上下二牐固護水源而三利備焉孝宗隆興六年監進奏院李結獻議謂低田恃堤為固乞於常秀蘇湖諸州水

田塘浦要處悉此農隙作堰增令高濶則堤成而水不為患方此饑饉俾食其力因其所利而利之秋冬旱涸涇浜斷流修築尤為省力而戶部以其議切當因曉有田之家各出錢米與租田之人更相修築官無所費民不告勞從之由此而推之天下凡郡縣有古時水道昔通今塞者長吏悉心籌畫疏而通之濬而深之因修立水門提閼固護堤防幷令饑民得食其力此荒政之一大利也

南宋時浙東大饑朱熹為提舉奏請盡出内庫之錢為收糴本又江右大饑安撫辛棄疾始至榜通衢曰閉糴者配彊糴者斬次令盡出公家官錢銀器召官吏儒生商賈市民各舉有幹實者量借錢物不取子錢使領運糴期終月至城下發糶於是連檣而至其直自減民以不饑此運糴之法荒政之一大利也或曰官穀在倉無煩運糴不知官穀賑饑民僅及近城三十里内耳窮鄉僻壤勢豈能

來老幼疾患之人必有餧者未若令民運糴其粟益多以民賑民必能周徧而窮民無不蒙其澤矣

周官司市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註云無征謂市不税金銅無凶年因物貴大鑄泉以饒民然則鼓鑄亦備荒之一策也去歲江蘇歲旱歉收錢價騰貴前此每錢千值銀一兩二錢五六分猶不至日益增昂者頼有寶蘇局開爐鼓鑄搭放兵餉得以流通於民間也今聞江省從前收買民間

黄銅器皿盡歸蘇局鼓鑄用訖無存因此停鑄未
得源源接濟錢日減價日增伏思銅禁已開固無
庸再行收買舊銅器皿而洋銅有餘原許商船售
銷粤銅開鑛亦得流通各省似應仰請
勑下江省督撫酌動爷項採買銅觔接濟寶蘇局鼓鑄
仍照近例搭放兵餉則錢益充裕市價自平矣
物少則貴多則賤自然之理也歳饑穀貴誰能抑
之故抑價則民間必有强糴者由是盜賊滋豐白

晝劫掠不可禁止宋時撫州大饑黄震爲知州坐
驛舍署文書不入州舍嚴禁强糴不抑米價其後
米價漸省而後入州視事誠以米價不可抑而强
糴之漸不可不防故浙東饑朱熹爲提舉始拜命
即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入境而客舟之米
已輻輳則米價不抑而自省矣故曰抑價足以召
亂增價足以招商然則抑價者荒政之一大弊也
宋孝宗時江右大祲郡檄萬安丞劉清之視旱徒

步阡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具得其實清之曰有粟之家閉不肯糶實窺伺攫奪者衆也在我有政則大家得錢細民得粟兩以為便此粟在民則為法以出之規畫防閑民頼以濟又辛棄疾安撫江西運糴鄰郡而信守謝源明乞米救助幕屬欲勿予棄疾曰均為赤子皆王民也即以米舟十之三予信此粟在官則分張以助之此疆爾界一視同仁故曰毋蘊年毋壅利謂蘊積年穀而專其利然

則貯粟者荒政之一大弊也

掘井溉田一見隋書李德林傳一見金史食貨志

德林為懷州刺史在州逢亢旱課民掘井溉田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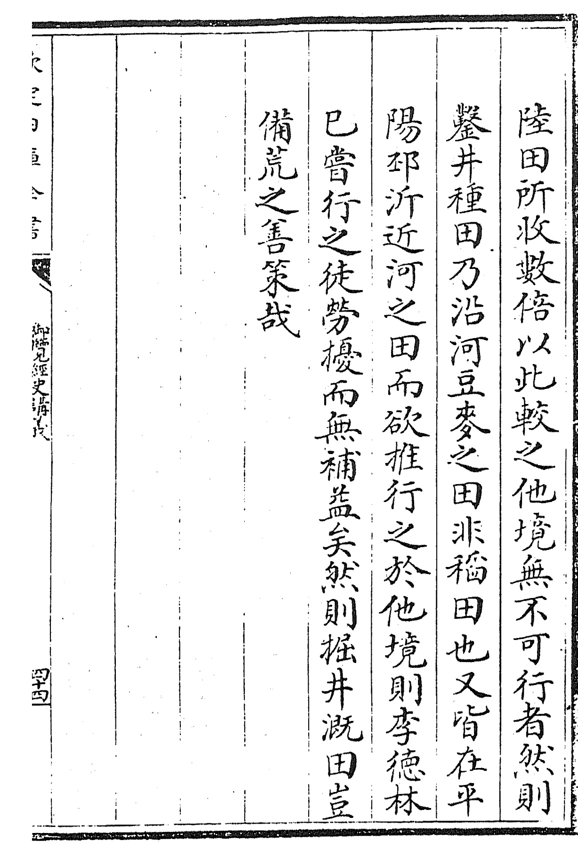
致勞擾竟無補益為考司所貶此固昔人已行之

而無效者也安可復踵其失乎金太和八年詔諸

路按察司規畫水田部官謂水田之利甚大沿河

通作渠如平陽掘井種田俱可灌溉比年邳沂近

河布種豆麥無水則鑿井灌之計六百餘頃比之



陸田所收數倍以此較之他境無不可行者然則鑿井種田乃沿河豆麥之田非稻田也又皆在平陽邳沂近河之田而欲推行之於他境則李德林已嘗行之徒勞擾而無補益矣然則掘井溉田豈備荒之善策哉

周禮

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

編修臣于振

東萊呂氏曰堯水湯旱民無菜色其制度不可考周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至春秋而秦饑乞糴於晉魯饑告糴於齊九年之制已壞其後如李悝之平糶豐年收之凶則出賑亦三代以後之良策也漢詔載粟入關得毋用傳宋富弼在青州措置流

民種種有法趙抃在會稽不減穀價商賈輻輳皆屬可行漢耿壽昌為常平倉至宋遂為定制韓琦又請罷鬻沒官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嘉祐間又置廣濟倉宋之德澤洽民三倉蓋有力焉

臣謹按賑荒之法聖人育物之盛心也故周禮詳焉然條目雖具而非其人不能行故聖人任人而不任法蓋聖人不能使歲之必稔而能使豐歲預為歉歲之儲不能使民之不饑而能使饑歲不失

豐年之樂亦曰愼選親民之吏而已天子以生民之命寄之於大吏大吏以生民之業屬之於有司有司取百姓之身家謀之於夙夜隨時補救因地制宜未雨綢繆先勞後逸其事至委曲其道至纖悉不可以殫述也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此言天子之重農也又曰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此言諸侯之勸農也農事勸則收穫豐收穫豐則儲蓄厚儲蓄厚

則水旱不足憂矣古之有司與民常親親則耕鑿出入豆區釜鍾之細皆得以量其緩急而節其盈虛今之有司與民甚疎疎則剛柔燥濕有無登耗無由悉其情形而為之通變且以一邑言之百里之中有業者幾何無業者幾何令所當知也有業之家其在高鄉者幾何其在低鄉者幾何令所當知也潦則低鄉受其害而高者或有豐收旱則高原被其災而低畴間有成熟此可以理推者也被

荒之家其為稍給者幾何其為赤貧者幾何稍給者猶可待赤貧者不可緩也苟不留心於平日則逐户稽查必滋紛擾苟不詳察於臨時則文移駁詰動涉兼旬及至得請而散給不得其術委用不得其人反致鳩形鵠面升斗莫沾而兼併豪强倉箱濫及胥吏恣為影射奸商借此居奇既而上司風聞白簡從事而流離瑣尾展轉溝壑者不知凡幾矣詳考古今言荒政者大抵開倉賑濟平糶截

漕煮糜禁釀是數端者雖使李悝耿壽昌輩生於今亦無以易也但必如富弼之綜密周詳趙抃之實心任事行之方有實效葢朝廷之指授惟舉大綱而有司之經營每多掣肘非置身於功名得失之外不能適愜乎閭閻疾痛之微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得其人則仿古人之法可也師古人之意亦可也不得其人則慕古人之名而無濟者況古人之法而將不止於無濟也故曰慎選親民之吏而

已且夫州縣之有常平等倉出陳納新以備不虞法至善也乃銓注者聞所任之地倉穀數多每每心驚色駭夫豈不知此陳陳相因者凡以為民哉或慮倉廒坍塌而修建無資或恐浥爛相尋而出納無術必至因緣虧空身挂彈章功名之念既重則恤民之念不得不輕瞻顧若此而望其實心撫字不可得也又朱子社倉其法盡善然說者謂其可行於鄉而不可行於邑可以委之耆社而不可

屬之有司止可任其力之所能為不可強以情之所不樂故有司之務名者奉行故事不過虛張其數莫濟緩急之需甚有不肖官吏比戶徵求名曰樂輸實同抑勒則又與社倉之本意相去甚遠矣非法之不良行法者非其人也夫身為長吏而四境之内高下不知貧富莫辨良頑罔别休戚不通無是理也設或有之是曠官也不然則地方大吏不能躬親化導之也夫國家亦豈能旦夕間得數

十百富弼趙抃而用之哉亦在為大吏者體九重宵旰之憂宣朝廷慈惠之澤平日凡屬屬員不以趨走承順為恭不以便捷敏給為能屬吏中有實心愛民者不以其悃愊無華而鄙之不以其迂拙贛直而棄之立考課之法以農政為殿最寛之以歲月加之以激勸考成既滿則上其績於朝或如漢之賜爵賜璽書以旌異之必得可繼其功者然後銜替如此則各屬向風羣相則傚有不吏治烝

烝者乎故尹鐸用而晉陽無繭絲卓茂封而東漢多循吏上行下效捷於影響端不誣也由是言之欲講賑荒之法當先籌備荒之策欲致養民之效當先簡親民之官官得其人則水旱無虞豐凶有備周官十二可無泥其文矣此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所以必歸之知人則哲之后也哉

周禮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賔

檢討臣張鵬翀

鄭康成曰受者宅舍有故相受寄託也

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

賈公彦曰用鄉飲酒之禮以禮賢者能者賓客舉之

臣謹按周禮為成周致太平之書綱舉目張無所不備而保息安養化民成俗之事於地官之職尤

詳臣夙昔講求以為無變今之法不失古之實者莫如今制所行保甲鄉約等法有比閭族黨月吉象魏之遺意得其意而善用之則無更張之擾而有復古之漸焉葢王者之於民將欲教之必先養之將欲養之必先有以整齊而聯屬之而教養之政即行乎其間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此屬之

有道也從於國中及郊則從而授之徙於他則以旌節行之無授無節則唯圜土納之此制之有法也有小司徒以統其衆有鄉大夫以均其力有載師以掌土事有司稼以制民食有三物之教八刑之糾師氏保氏司諫司救之設以長其善而匡其失而又有泉府以收壅滯委積以待凶荒閭粟屋粟以供散惠施利其至詳至悉也如此蓋治四海九州舉如其一鄉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

也令制保甲十家為甲十甲為保甲有長保有正其整齊聯屬之法合乎比閭族黨之意而簡徑易行其十家相坐之制或虞牽涉太多轉相推諉則稍加變通参用五家為比有罪相及之文五比為保十保以上為里保有長里有正制皆如舊里統于鄉鄉統于縣令丞以下分巡四鄉時時體察務悉民隱令四民各占所業毋相混淆傭佃轉移及藝技雜流附於籍有役則按籍均之給以食竒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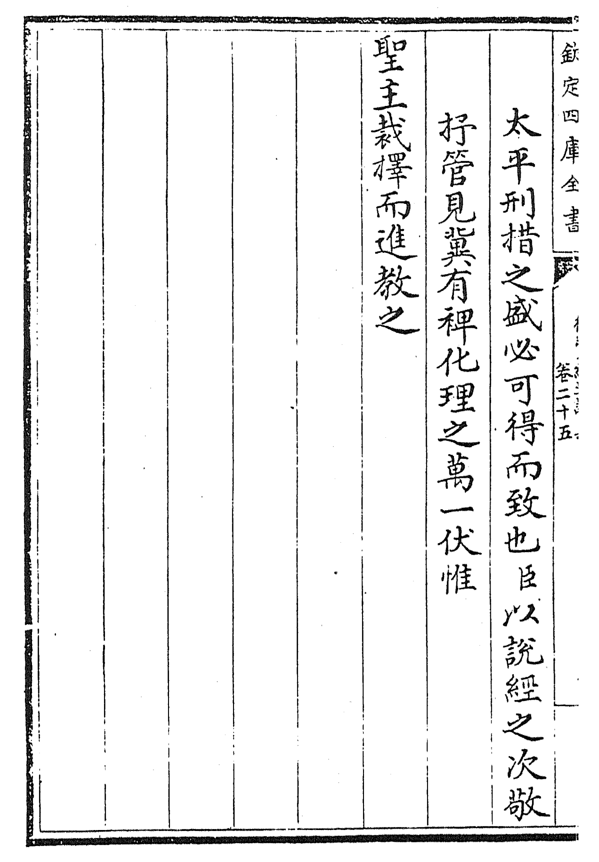
無益民用者與游惰同罰壯丁二人保長以下輪
值一人共相守望村置鼓津置柵門闤市肆倍嚴
稽察使奸匪無所措其足如此則一鄉之良頑勤
情緩急有無皆可徧察而周知矣鰥寡孤獨廢疾
有族黨收恤者時加體察官給口糧者時親驗閱
責成里保無使失所或有凍餒流爲丐乞者即時
設法收養有他處流丐須量爲安插使有生業或
量給資糧移歸本籍不許再入我境此中或有盜

賊混伏甚有采割人者可為隱痛又有丐頭及雜流匪類相助為惡宜嚴禁而絶其根則良民安息窮民無失所此保甲之大要也邑有耆儒碩彦或仕而歸其鄉者請為鄉老其次為約正月吉率其鄉人而讀法講約倡明友助親睦之義而功罪相及之法行乎其中蓋天理民彝之大有不可一日不講者不得因民生未厚而視為緩圖也况今天下生齒日繁靡費日廣生養難遂風俗益以偷薄

鄉約之講尤不可視為汎常必明五禮之序使明
曉易遵申八刑之糾使警惕無犯至里塾之師亦
必考核人品使董率子弟共遵循謹庶澆漓漸革
親遜可幾鄉有孝友睦婣任恤之行則約正書之
三年無變則鄉老舉之所舉三人以上以鄉飲禮
賓之且上達而俟察舉焉如所舉不當或素不教
戒而麗於刑者鄉老以下議罰有差三麗於罰則
更易之鄉飲弗賓如是則勸規並行功罪相及而

羣知興行矣務使四境之内無盜賊無爭訟無凍餒丐乞人勤耕織戶誦詩書四民樂業百姓親睦而後為能行保甲鄉約之實效臣所謂無變今之法不失古之實者此也我

皇上廣睢麟之德心行官禮之法度察吏安民簡賢久任使上官無掣其肘小民各輸其情簿書期會日簡農桑教化日興上下孜孜交勉復倣漢時增秩賜金之意以風勵將中材知勉而賢能益奮成周



太平刑措之盛必可得而致也臣以說經之次敬抒管見冀有裨化理之萬一伏惟

聖主裁擇而進教之

周禮

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國都鄙乃縣教象之灋于象魏使萬民觀教象挾日而斂之乃施教灋于邦國都鄙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

編修臣劉綸

賈逵曰正月之吉謂建子之月一日也正月之時調和教典訖即布於邦國諸侯及畿内二鄙公卿大夫等建寅之月使萬民来就雉門象魏之處觀

教象文書從甲至甲為挾日而後斂藏于明堂也使之各以教其所治民者若據邦國則使諸侯若據都鄙則使公卿大夫也

臣謹按成周端本正始之義莫先乎立教故成法所在既已垂諸方策信及臣民而歲首必舉而縣之葢天運周於上人事應於下此地官教法所由翼天官之治法以行也顧考禮文所紀布化承流之職至備且詳於邦國有諸侯於都鄙有公卿大

夫次第以相及則是司徒出之賢百執事率其所屬而稟承之即萬民亦得各就其長上而講明切究之矣乃雉門魏闕之間更為之麗其教於象且麗其象於挾日而始斂者亦以聖人之愛民周坊民至而目著心存之道寓焉爾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書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月令曰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命大師守典奉法王者於順時播化覺世牖民諸大政

常使天下飲食寤寐莫不見其昭天地而爍日星然後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是以周之導民也溯其綱維所自振則權必統乎尊揆其服習所從親則治必詳於近如司徒始和教法其職要其屬繫其去民亦遠故其於法也曰布曰縣曰斂曰施而不曰讀下此爲小司徒則曰頒灋鄉師準之又下此爲鄉大夫則曰受灋鄉吏從之而猶未讀者以其所統之州且有五也至於州長乃一歲

而再讀灋焉謂正月及歲時祭祀是已至於黨正乃一歲而七讀灋焉謂四時孟月及春秋祭禜與正歲是已至於族師乃一歲而十四讀灋焉謂十二月之吉及春秋祭酺是已降而至於閭胥並無常地無定時豈非與民愈親則數愈密入愈漸而化愈深者歟夫民者邦之本親民者教化之本聖人觀於鄉而識王道之易此物此志也故方其敷教也勞来之詔固由上以逮民而及其教成也風

俗之書又自民而登上再稽鄉舉里選之典閭胥選於二十五家則敬敏任卹之小善可書矣族師選於百家則孝友睦婣有學之累善可書矣黨正選於五百家則德行道藝之大善又可書矣由是州長考之鄉大夫賓之且以升於司徒而象益驗其明法益知其備教益觀其成矣夫是故成周端本正始之義莫先乎立教也

周禮

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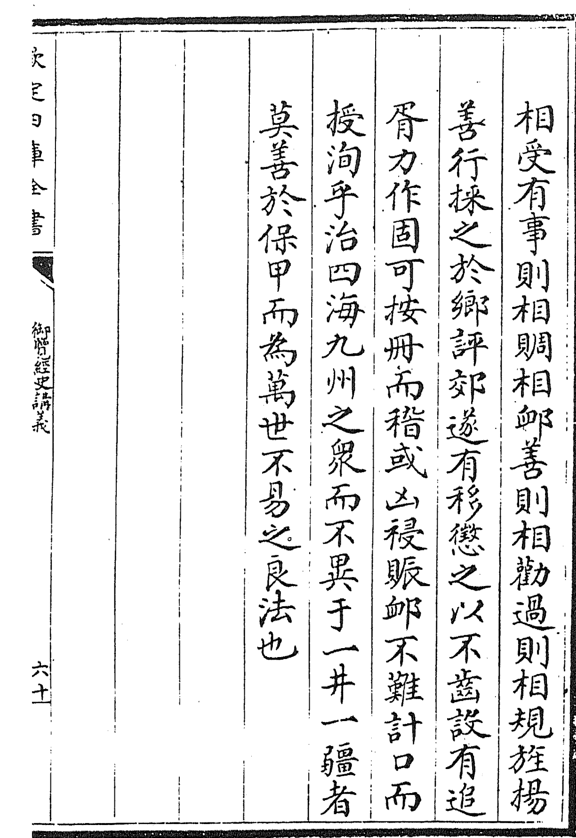
監察御史臣沈廷芳

鄭康成曰此所以勸民者也使之者皆謂立其長而教令使之閭二十五家族百家黨五百家州二千五百家鄉萬二千五百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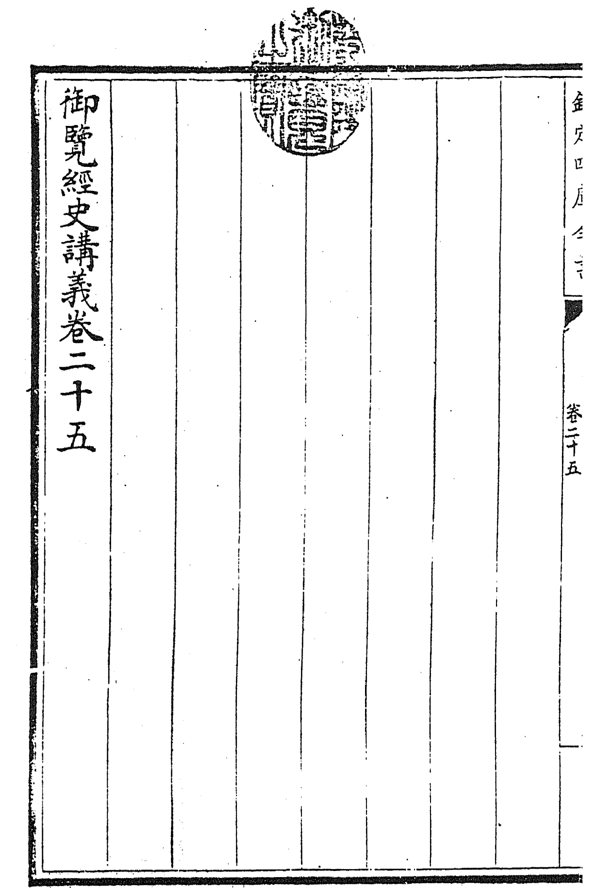
臣謹按周禮所言即後世之保甲法也大司徒之比閭族黨州鄉行于六鄉者也遂人之鄰里酇鄙縣遂行于六遂者也而五家為比十家為聯則於族師之職言之五家相受相和親有辠竒衺則相及又於比長之職言之一官之中於保甲之法惓惓數致意焉誠以治民之道散處而雜治之則勢睽而法難遍整齊而聯絡之則情親而教易立人各有所統則互相稽察可以代官長之煩家各有

所聯則彼此睏卹可以敦睦婣之俗孟子云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自古治四海九州之衆而不異於一井一疆者誠莫善於保甲之法矣若夫奉行之道貴乎務其實而不以其名師其意而不泥其迹蓋戶懸一牌里設一籍法似密矣然而里居之遷徙不常生齒之登下無定今歲之所編或有異於來歲春夏之所籍或不符于秋冬是不可以按圖而索刻舟而求也周禮不云乎以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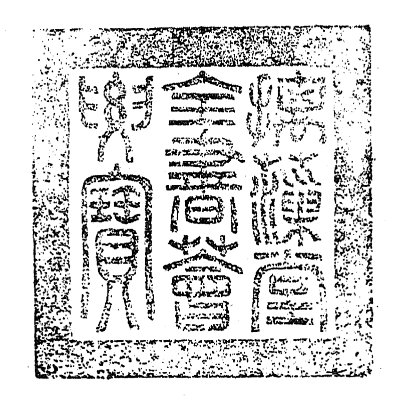
比之灋以時稽其夫家衆寡徙于國中及郊則從
而授之若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大槩比閭
之長以時稽其生齒之多寡民居之遷徙層累而
上之隨時更正互相考覈以符實數小司徒復有
三年大比之法以要其成是故法不煩而政亦易
舉至於澤居者編排之以舟楫山居者編排之以
棚寮山陬海澨無往不宜後世所以推廣而行之
者總不越乎比閭族黨州鄉之法故無事則相保



相受有事則相賙相卹善則相勸過則相規旌揚善行採之於鄉評郊遂有移懲之以不齒設有追胥力作固可按冊而稽或凶祲賑卹不難計口而授洵乎治四海九州之衆而不異于一井一疆者莫善於保甲而為萬世不易之良法也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　槐

謄録貢生臣王嘉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六百二 集部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六

周禮

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檢討臣廖鴻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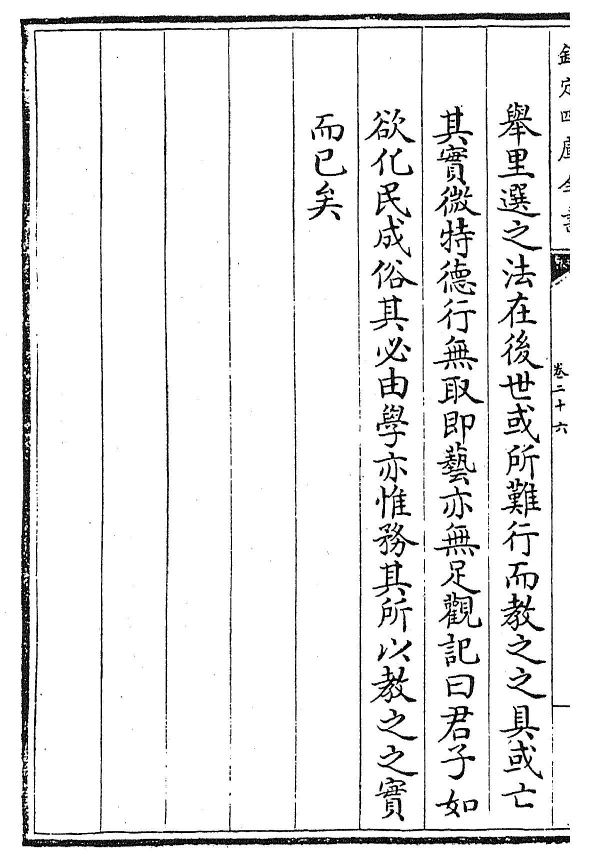
臣謹按育才造士之法莫備於周而此則教之行

於鄉者司徒主六鄉故以鄉三物教鄉內之萬民至於三物教成而舉賢者能者以禮禮賔之則俟之三年大比而鄉大夫之職也德先於行者得之於心而後能措之於行也藝次於德行者本末輕重之分先後之序也記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凡語於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蓋造就人才人主之所首重而取人之道未有不於

根本之地求之而僅取其枝葉者六德六行六藝之教雖行之於鄉學然觀於師氏保氏之文則所以教國子者亦未嘗舍是而别有他術也師氏以三德教國子曰至德以為道本敏德以為行本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曰孝行以親父母友行以尊賢良順行以事師長夫至德即知仁聖義忠和之德也德修而後行道之基以立敏德鄭註引書惟學遜志務時敏釋之朱子所謂蓄德廣業之事也勤

於六藝之學學明而後可以見諸躬行至於人之行莫大於孝言孝德則諸行胥統之矣而三行之教顧與六行不同者居鄉則重睦婣任恤國子則以親師取友為先義固各有當也行篤自可以息悖逆之萌三德三行其不異於鄉三物之為教也明矣若保氏所謂養國子以道而教之六藝者葢道之與藝精粗同原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皆至理所存故經文每德行道藝並稱教以藝

正教以道也又如大司樂以樂德教國子曰中和祗庸孝友夫知仁聖義必以中和爲至中和即至德也孝友即孝德也學者之心貴乎敬而有常則祗庸即敏德也此與師氏保氏之教無以異亦與大司徒三物之教無以異也成周之教之行於鄉國者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夫賢才國之本也國學之士又由鄉學而升者也教化之行非自近無以及遠而欲養其材於大成必先端其趨於始事鄉



舉里選之法在後世或所難行而教之之具或亡其實徼特德行無取即藝亦無足觀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亦惟務其所以教之之實而已矣

周禮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鄭氏康成曰知明於事仁愛人以及物聖通而先識義能斷時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剛不柔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兄弟為友睦親於九族婣親於外親

任信於友道恤振憂貧者

賈氏公彦曰按保氏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彼注云五禮吉凶賓軍嘉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鳴和鸞逐水曲過軍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朒不足旁要彼注又

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

臣謹按治化之成在人才人才之盛在教育不有以教育之於前而思得人以理是楩楠杞梓不植於山騄駬騂騮不畜於廄雖使伯樂匠石過而顧之亦孰從求之又孰從空之故教不可以不亟也孔子曰唐虞之際於斯為盛言周才之遠紹中天而夏與商不及也論者謂文武為君周召為相禮明樂備休和之氣蘊於人心發乎謠俗播為聲詩

而周南兔罝之什至以赳赳武夫上備公侯干城之選未已也夫且歌好仇詠腹心郁郁乎文哉抑知希其光者沃其膏繁其枝者培其根蓋其教之也必以賓勝焉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賓謂以飲酒之禮賓之是下所觀而化也興猶舉也是上所拜而受登於天府者也乃其操以為教術者初不出乎三物之外凡以賓勝焉爾三物之目一曰六德所以厚其源二曰六行所以

端其體三曰六藝所以鍊其能而要德之終曰和所以驗其養居行之先曰孝所以葆其天冠藝之首曰禮樂所以歸於道司徒頒之鄉大夫受之師非是無以教弟子非是無以學規模素定率由罔倦而道德於是乎一風俗於是乎同雖其書之閭胥者敬敏任恤而已書之族師者孝弟睦婣有學而已德不必全行不必備而其崇實以黜華則觀於閭胥族師之書而益信西漢去周未遠惠帝有

孝弟力田之科而文帝舉孝廉武帝策賢良其法猶為近古至東漢順帝課諸生以章句試文吏以箋奏而士駸以華矣沿及兩晉踵而日甚洎乎唐宋未能盡革雖有願治之主思以復古而上求以實下應以名擷秀摛華爭事進取曰吾以博人間富若貴與一切功名才望也誰復退自省察其所為德行道藝者果何如哉故其時自好之士憂其實之漓也多從而歎惜之韓愈曰禮部所取類於

俳優之詞令人忸怩不寧楊時曰文字自售古人必不如此而朱子并謂科目之設徒銷天下英雄之氣宋神宗擢司馬光為學士光辭曰臣不能四六神宗曰卿既學進士取高第賦亦四六也以誥勅授光光不得已受之此數人者其平居立身行已皆有本末涖官任事亦復卓有可紀而其見於言詞論說者乃如此則世之所以重士與士之所以自重固有在矣夫三代以下教不命於天子而

徒以任之其父兄所恃以轉移士習者亦第以取舍決從違耳未有上作而下不應者也玉之在璞也惟其所琢泥之在鈞也惟其所埴是以君子務實勝則雖謂卷阿鳴鳳棫樸薪槱一代人才之盛皆原本於三物之賓興焉可也若夫司徒地官而教民之事屬焉固即虞廷命契之意抑以見逸居飽煖未足誠我萬民而期會簿書未足藉手以謝安擾邦國之責也是又周禮微旨也夫

周禮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賔興之

監察御史臣劉方藹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

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

臣謹按古者學校之教其本則五性其末則六藝其具則易象詩書其人則大司徒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閭胥比長是故一學校也人材出其中風俗出其中政理出其中選舉出其中道統治統以此而尊國本國勢以此而立則學校之繫乎天下國家為至大而要以一誠為根本蓋三物者原出

於萬民之性分所固有職分所當為六德一實德也六行一實行也六藝一實用也由鄉而州而黨而族而閭而比其屬民讀法也或以正月或以四時孟月或以每月朔日其書以待攷也或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或書其任恤者即一鄉以及六鄉六遂遍乎天下而放之而皆準所教之地有遠近人有衆寡官有尊卑事有繁簡法有詳略而教無不備之物誠不肯以茍且待人也取無或遺之長

又不欲以純備苛人也聖天子重念此三物者天下人材非此不成天下風俗非此不厚天下世務非此不濟天下太平非此不興至誠懇摯以身教於上而大司徒鄉大夫以下典教之官日贊贊日孜孜莫不各輸其誠心以教所屬之民如父教子如兄教弟勤勤懇懇唯恐德行道藝之無所於成而在受教之民莫不相與感孚乎誠而各動於性情所不容已亹亹焉修其德敦其行習其藝或德成

而上或藝成而下或行成而先或事成而後以待取於歳終而待舉於三年三年内既别勤惰得失以馭分教之官三年外乃别賢能髙下以奬受教之民是聖天子能操斯民義理之命以勝上天氣數之命而使天下民生之氣禀悉變化於教思學問上以誠為教下以誠為學合朝野上下而以一誠相灌輸是以六德皆實德六行皆實行六藝皆實用而所為綱紀乎萬民鼓舞以賔興考校以三

年而循環不已以興太平於無窮者實根柢於聖天子敬教勸學至誠無息之一心也然則三物之教賓興之典皆為治具而治本則在一誠孟子謂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謂必有關睢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荀卿謂有治人無治法是皆孔子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之意也夫

周禮

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編修臣官獻瑤

鄭氏康成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

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

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以涉揚其芟作田

鄭氏康成曰豬者畜流水之波也防豬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畦畛也澮田尾去水大溝也作猶治也開遂舍水于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

臣謹按周官溝澮之法先王所為用人之力以盡

地之利任土之宜而補救乎天時之偏者也而既有遂人職復有稻人職者遂人所掌旱田之法也稻人所掌水田之法也顧成周之時遂人之法最詳其為利最溥彼稻人之職苐以佐遂人所不逮而已自周以後稻人之法浸備其為利亦浸廣而遂人之政竟輟而不講此三代之民常有餘而三代以後之民常不足其大端多由於此為治者不可不盡心乎此也何以明其然也周官職方所掌之州

有九其地之宜稻者惟荊揚二州耳其餘諸州皆宜黍稷菽麥者為多自遂人之政修而凡宜黍稷菽麥之土旱常不至於乾水常不至於溢地廣而所入豐則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勢所必至彼稻人之所掌者惟區區下隰之地而已故曰第以佐遂人所不逮而法最詳利最溥者莫遂人若也秦漢以還阡陌興井田廢而五溝五涂之法亦從而廢矣迺稻人職所謂蓄水之瀦止水之防蕩水之溝

舍水之列寫水之澮行於東南者則未嘗廢也豈惟不廢而已方且漸詳漸備漸闢漸廣而歲之所入亦漸多曩之財賦盛於西北者今且轉而之東南矣東南之水田既饒於是言水利者又將以東南之法行之於西北如班固溝洫志所載有鄭國渠龍首渠白公渠其溉田或至五千頃或至萬餘頃皆古稻人之遺法也然同是法也有行之而利者有行之而利害半者有行之未獲其利而但受其害者

行之而利必其為可稼之下地而其土性又宜於秔稻也行之而利害半必其地勢雖下而泉源之遷徙靡常或土性疏而不宜乎秔稻也行之未獲其利而但受其害必其土不宜乎秔稻且去水源遠其為防不因水勢為溝又不因乎地勢也夫南北異方高下異勢燥濕異性故旱田之不可為水猶水田之不可為旱也今必欲以荆揚之物産遍植之雍兾是第知言水利而不知因地之利以為

利也且果行遂人溝洫之法則西北旱田其利亦何減於東南何則西北諸州其地之廣輪既數倍於東南且穀之種類繁多有宜五種者有宜四種者有宜三種者周原膴膴土脉厚而水源深其肥沃比東南之塗泥又奚啻倍焉所患者惟水與旱耳溝洫修而水旱有備則西北諸州歳之所入非徒不減於東南且什伯而無算矣或疑井田既廢欲復遂人之法勢有所不行是又不然夫善復古

者亦師其意而已矣觀周禮遂人之法原與稻人之法不同蓋稻田不可一日無水故以豬畜之以防止之以遂均之矣又必以列舍之而後以澮寫之焉旱田則潦之為患者十之六七旱之為患者十之二三故遂人五溝之大小不同其實皆溝也揆先王為溝洫之本意第欲使水多之年水行溝中而不泛水少之年又可畜溝中之水以滋田耳今第相其地之下者以為行水之區又相其地之

最下者以為畜水之所疏其節而濶其目不用盡復古溝洫之制而已獲溝洫之利矣然此非可以旦夕期也又非一二人可以集事也其道在以治地之法責成有地治之官蓋令之邑令州牧即古鄉遂之吏也三年大比課其事之成否果有明效者大吏以聞或加秩或賜金而毋易其任其未效者亦且課督之以觀其後果無狀乃斥去之其工程尤大者官為民治之其小者則勸民自治如此

則吏思效忠何患不可與圖事民爭騖利何患不可以慮始哉夫今之為吏者多置西北溝洫之政於不講其講溝洫者又第知有稻人之法而不知有遂人之法臣故因周官而推論之如此云

周禮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

編修臣趙青藜

鄭康成注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

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都之野涂與環涂同可也

臣謹按遂溝洫澮川聖人之所以備天時盡地利以奠民居而為功於萬世者也畫野經土肇自黄帝至成周最為詳密周之興在西北西北地多廣平非若東南高下相錯故東南水利半由天造而西北盡闗人力溝洫之制不容以已也其後壞於魯隳於秦亦非一日之積矣漢唐宋儒者每言復

井田其論誠為難通然以井田之難而并置溝洫可乎夫溝洫之制不定屬井田也鄭康成注匠人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朱子曰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鄭氏注分作兩項却是是則鄉遂之田不必畫井而遂溝洫澮川既著於匠人又著於遂人者非以其制之盡善而無以復易歟匠人言溝洫有廣深之尋尺而此但辨夫家之衆寡别徑路之大小意固謂路下即溝

溝下即田惟導之流行而不必拘其深廣且即其閒暇而相與脩除則以一夫治徑遂力無不足積之合萬夫以治路川又豈有不足者而蘊洵謂非數百年之久不能此皆狃已成之局而憚於作始之辭也憚於作始而溝洫不治則天時無由備地利無由盡民居無由奠矣臣竊計天時之行以十歲為率其閒水旱不過一二年誠使旱有所蓄水有所洩則歲得八九熟也乃以其耕餘救其水旱

而亦不為無備是可歲歲熟也若夫地利之不盡豈惟荒蕪之謂哉臣習見東南之田一畝所入其上者可得粟三四石最下亦不減一石西北田所入其上僅足當東南之下地利可謂盡歟夫荒蕪而不治驅民力以墾之可耳治之而利未盡將終無盡時矣甚可惜也是以溝洫之制宜行於西北而其效之最著者於以定民之居以安所止而作息有常業俯仰多餘樂出入相親睦且以水佐耕

者豈得以省挽運之勞以水助守者固有以限戎馬之足昔人論之矣而臣以為河水之漫溢亦可因以無虞夫西北河患秋汛為大所以然者西北之雨多在夏秋其滂沱無所歸必泛濫而并納於河河不能容而隄將失固非特其天氣使然也溝洫治而高平之地皆成沃壤沃壤之區皆能容水即皆代河為消納而汛可遞減大禹自言其治水之功而曰濬畎澮距川者此爾然秦魯之君卒壞

聖人之制者何也葢其時徒知富國欲加賦於民而惡無由因以其所開之阡陌授之曰吾予爾田爾輸吾賦民即有水旱而國固已獨富也聖人不忍忘其民故寧棄其地以為溝洫而正供不妨其儉飽煖必欲其遂究之歲不為災而户日以增民無失所而情日以結既富方穀禮讓可興和氣致祥所得孰多臣故曰此萬世之業也

周禮

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監察御史臣葛德潤

臣謹按君以養民為本人君之所以儲財積粟凡以為民而已故既有廩人以掌九穀之數又有倉人以辨九穀之物掌者司入辨者司出無非酌盈劑虛留有餘以為民也夫九穀皆藏而曰掌粟入

之藏者一歲所收惟粟為多而又可久故舉粟以槩其餘也穀之品各殊邦之用亦異辨其物以待用則精粗各有所宜而邦無不給之用矣其曰穀不足則止餘灋用者蓋灋式所用有雖不足不可已者有待有餘然後用者所謂止餘灋用則是待有餘而後用者此時皆可減省也其曰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者豐年則斂之非斂之以為已利也收民之有餘以備他日之不足凶年則散之非

散之以為己惠也濟民之不足而發前日之有餘積而能散無非充裕民之仁政也臣於是知積貯者信天下之大命苟儲蓄多而備先預則何為而不成雖三代之制遠而難復而師其意以行之莫如常平之可久苐古人所儲凡以九穀而後世則或限以三四品是以斂之於民者專而聚之於官者恒不廣夫江南止於一稻而江以北則有粟有麥有豆西北之地雜糧尤夥惟當豐收之年不拘

何色米穀相其賤者廣謀收糴而酌增其價以益農所收諸穀各貯一倉驗市所少而發之使人適足價平即止此外或借耔種或給官糧先其易腐者隨地隨時通融分散而留其米穀之耐久者以為儲蓄之備此則收自優戸穰歲之有餘散於貧人凶年之不足不使富家大賈挾輕資蘊重積乘時所急十倍其利以侵奪於吾民斯則協於大易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符於遺人鄉里委積恤

民饑阨之法繼取陳食農之美而得月令振乏之宜豈非有備無患裕民足食之常經哉若夫課農桑禁游惰興陂池之利修疆里之功使民餘一餘三而自無不足之慮則又有在於積穀備用之先者矣

周禮

編修臣楊述曽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

鄭康成曰風言賢聖治道之遺化賦之言鋪鋪陳政教善惡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興見今之美嫌於媚諛取善事以喻勸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為後世法頌之言誦也容也誦今之德廣以美之

朱子曰風雅頌者聲樂部分之名也賦比興所以

製作風雅頌之體也衆作雖多而聲音之節製作之體不外乎此故大師之教國子以是六者三經而三緯之

臣謹按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詩序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臣竊彙其義而繹之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情動於中而哀樂之心感言形於外而歌咏之聲發詩之所由作也詩既作矣聲音之節不同製作之體亦不一

於是風雅頌以經之聲之所以成文也賦比興以緯之文之所以成章也且夫詩之為道其理本乎天地其用管乎人情雷之動風之偃皆詩之象而體未著蕢之桴土之鼓皆詩之用而文未彰自唐虞始肇其端至成周乃極其盛觀風問俗上有採詩之官論德陳功下有頌聲之作美刺諷喻有其文琴瑟塤篪有其器詩之用於是備矣乃六詩之教則掌於成均其故何哉蓋詩之感人最深其為

教柔而易入故成均之法先之中和祗庸孝友以端其本繼之興道諷誦言語以習其辭由是肄之以風雅頌導之以賦比興使之抑揚咏嘆以盡其情優游漸漬以求其趣久之而感發懲創之心油然而自生鼓舞動盪之機從容而自得其功非旦夕之所奏其效非法禁之可幾此虞廷教冑所以領於典樂之官周代成均所以掌於司樂之職其揆一也後世詩之教不明詩之學亦寖失經師

學生溺於章句訓詁以言詩而興觀羣怨之旨晦文人才士托於風雲月露以名詩而温柔敦厚之道衰其或渺聞淺識之徒則以詩有别才非由學問抑或泥古拘墟之士又以詩可不為無關理道是二說者將使空疎者敢於逞辭弇陋者假之藏拙豈知漢魏以来揚風扢雅之作斷非不學之所能程朱大儒玩物適情之咏何嘗非至道之所寓哉善乎孔穎達之言曰詩理之先同乎開闢詩迹

所用隨運而移今之詩不必皆古之詩古之教無不可通於今之教關雎鹿鳴文王清廟以至昆𪾢之導源樂府歌行古詩近體以至江河之派别欲溯其源先循其委唐宋之體裁皆可為篇章之法式乃帖括之家丹鉛卒業不解風騷操觚之士南北殊音莫諳競病夫詩本性情亦兼聲律聲律既乖性情亦不可見臣竊以為學詩者當先嚴其聲律則五七言為之宗欲自理其性情則三百篇為之本

故曰今之詩不必皆古之詩也古者十三誦詩豫於小學之時樂正夏教以詩習於大成之日虞周以詩教士而董之樂官唐宋以詩取士而行之大比倣虞周之意以通於唐宋之制則學校之試不妨參用詩篇經藝之餘亦可兼觀音韻故曰古之教無不可通於今之教也抑臣聞之詩者所以導揚盛美興起教化虞之君臣際明良而作歌周之成王致太平而興頌方今和氣翔洽文德誕敷誠

使子衿之列樂志絃歌佔畢之儒别裁風雅將見潤色鴻業鼓吹休明彬彬彬乎娩美虞周豈不盛哉

周禮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監察御史臣趙青藜

臣謹按鄭康成解豳詩即豳風七月篇朱子已然其說解豳雅豳頌亦即七月一篇而三分其詩以當之朱子以為無是理也因疑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四篇為豳雅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六篇為豳頌其說見於大田良耜篇末集傳而意與鄭氏異夫七月一詩仰觀星辰俯察時物用迎寒暑義固昭已若豳雅豳頌古無明文而夫子删訂又未嘗明揭其旨鄭氏雖去古未遠欲以經文之所謂風者即指之為雅為頌義誠難安今觀楚茨信南山諸篇其中如以御田祖以祈甘雨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洵與祈年之文相應思文臣工諸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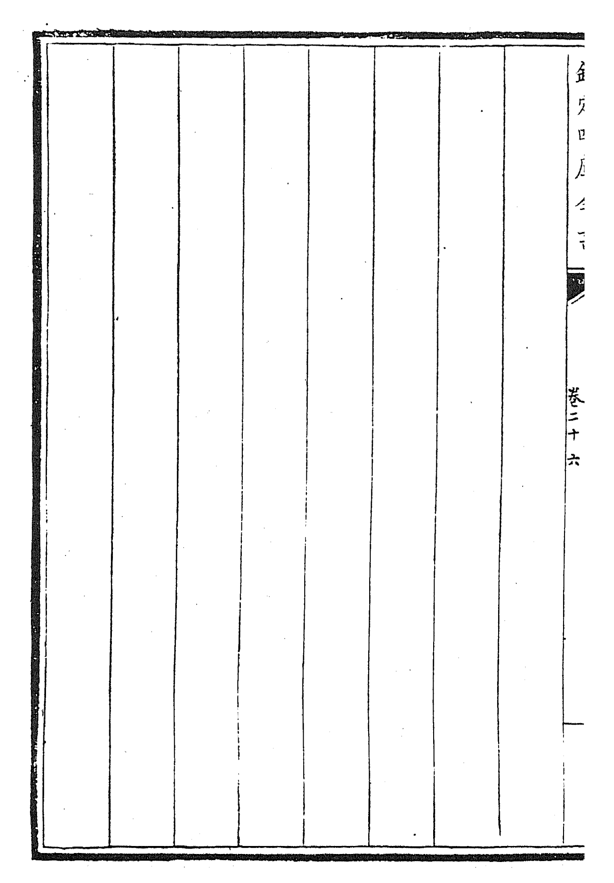
中如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有椒其馨亦與息老之文相符而其餘則不必盡合故朱子亦疑之謂未知其是否也兼採衆說著之集傳者一謂本有是詩而闕之一謂但以七月全篇隨事而變其音節以為風雅頌究乃自伸其說曰雅頌之中凡為農事而作者皆可冠以豳號此誠深有得於周公制禮之本而凡周之所以立國以期於上下交勉君民相親繼繼繩繩重熙累洽者胥於此

而窺其全矣夫周自有邰以農事開國至公劉而遷於豳後之人遡王業所自始以為卜世卜年之基必推本於此而歌詠者固以后稷建邦啟土而公劉克篤前烈也故朝夕所陳不出農桑衣食而總以寫其俗之忠愛春祈秋賽不外祭祀燕樂而總以道其君之憂勤祖宗之足法也臣下之力本也在公之必敬也以臣事君而累世之法守必藉此以入告以君飭臣而來茹之職業悉自是而釐

成上以誠逮下下以忠利上於斯備矣周公之制禮也於逆暑迎寒祈年祭蜡必歛此以歌其盛其殆擊鼓歛豳君民咸在而尊祖敬宗尊君親上之風不可不隨時而加督也且夫周人以豳地發祥而亦以豳風裕後蓋自后稷公劉以蠶績耕稼之事教民而民之飲和食德者遂不覺風俗之何以厚而禮教之何以明周公欲以是式化於天下也故於一歲之中三致意焉厥後諷誦既久漸摩獨

異成康之朝海内刑措閲世三十歴年八百而國祚之綿遠較之定鼎所卜之數而實過之此以知衣食者禮讓之原而民氣之和樂神保之所為靈長也上帝胡以降福豐年焉耳時夏胡以陳常率育焉耳是以聖王務先成民好稼穡力本業簡其游惰導之儉勤土物臧而人心淳人心淳而習尚樸合耦相助也移用相恤也機械之巧不作詬詈之事無聞陰陽和矣百昌蕃遂矣曽孫若而壽考

萬年矣由是詠歌勤苦曲道情思風人之致固即
七月之義焉而狀其豐儉正其禮俗何必非雅誌
其盈寧告厥成功何必非頌故惟朱子之義為契
其源窺其全而紛紛之說俱可以不論云


卷二十六

周禮

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龡豳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國祭蜡則龡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

編修臣王際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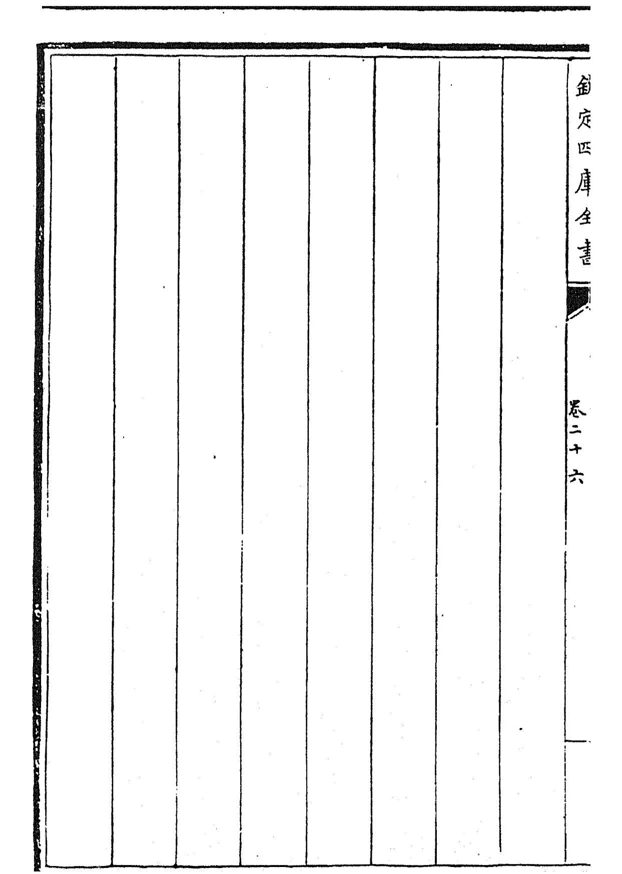
臣謹按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農田者天下之大計也自古言農事之詳者莫如周考司徒之屬於任土任民之法亦既備矣而春官復有籥章一

職蓋周自公劉居豳修行后稷之教其民好稼穡務本業實為王政之基周公輔成王追維祖宗積累之勤詠歌樹藝田功之烈上陳於黼座下播於民間因以祀神而吹之此籥章一官所為設也夫農需體塗足其事至勞晁錯言農人之苦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故在上者固宜董勸之尤宜鼓舞而休息之周公用是譜田間之事於聲歌其詞稱昔日之美

示之知所法其樂用先代之器令不忘其初迎暑於晝以求諸陽迎寒於夜以求諸隂祈年以開農事之始祭蜡以報歲功之成所吹之詩鄭氏謂各歌其類若豳詩固七月之章矣至豳雅豳頌鄭注亦以為七月朱子曰一詩不宜分為風雅頌先儒或以生民諸篇當雅思文噫嘻豐年載芟當頌其皆名豳者以周王業起豳故總繫之豳也蓋一歲四舉既以節宣天地之氣昭揚先世之德即以蹋

躍諓庶之情風示忠愛之義俾國中之民聞人主之勤勞稼穡先民不倦如此其摯也豐年之家給人足風醇俗厚如此其可樂也斯競勉於東作西成而惟土物之是愛矣則籥章一官正王者勞民勸相之精神周浹於襏襫耒耜之中而激昂振厲之倍至所以誠萬民而動天鑒屢致降康之慶也要之王者敬天即在勤民成周之盛調和時令鼓舞人情祈年報蜡息老勞農凡以盡人事而代天

工自然民和而神降之福況物土詔種之得宜川渠灌溉之有法與夫懲游惰輕徭賦更非一朝一夕之故民生其時極終歲之勤而忘其勞苦尊君親上婦子恬熙四宇從風人人各得其所觀所詠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二語忠順之意油然見諸言表此豈無所致而然哉然則盛王之世上辛有祈穀之典吉亥有耕耤之禮與夫書無逸於御屏繪豳風於內殿何莫非此意也歟



論語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侍讀學士臣任啓運

饒魯曰古者寓兵於農無事則並隷於司徒有事則隷於司馬大率古以五夫養一卒足食即以足兵也民信之信其有養有教使我勇且知方可以敵王所愾也雖曰三者實只是一事未有食足而兵不足食足兵足而民不信者也

臣謹按六經無屯田之說然此即屯田所自始也蓋古之時無所謂兵兵即民之農者也春耕夏耘秋收皆以農事為重而春蒐夏苗秋獮皆於農隙以講武事焉是為食謀者亦未嘗不為兵謀食苟足而兵自無不足也考之周禮仲冬教大閱其法特詳於三時以兵事為重而羅氏獻禽草笠而至其尊野服與息民之草服同是為兵謀者即為食謀兵足而食亦無不足也降至戰國之世有武卒

有召募而兵與農始分農出田賦以養兵兵代之征戍以息民夫使兵而果足以衛民且代之征戍則農力耕而食之亦相報之義而無如承平日久兵非兵實惰民也視餉給以為當然甘其食褕其衣且修飾儀容如婦人好女甚至典其甲胄弓刀以供朝夕之醉飽即朝廷恩恤之令屢下而百金之賞不足供其十日之歡是兵之食無日而足也食不足而兵何以足哉猝有征伐之事使令及之

則骨戰齒鬬已身且不能自衛況能衛民是農民力耕而輸之司農以養兵者皆虛糜也且兵自少而壯自壯而老身既生子子復生孫老疾既足以糜餉生齒又必為之加餉日復一日加於胡底則莫若為之計經久計經久則莫若設屯田古聖人之養民也道在制民之産使仰足以事俯足以畜後世不能人授百畝之産而於兵則猶可為計也蓋兵極多不能加於古者一國之民而合天下未

闢之田亦不下於古者一國之地則欲爲兵足食
誠莫若屯田漢文帝時從鼂錯言募民徙塞下使
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此以民屯而即化
民爲兵也屯之一道也宣帝時趙充國擊先零羌
罷騎兵而留步士萬人以屯使部曲相保烽燧相
通羌人不得擾田者而蓄積日多此以兵屯化兵
爲農兵護農而農飽兵也屯之又一道也二者居
屯法之大端矣蓋兵之氣欲其實不欲其驕明戚

繼光募兵惟農民許入行伍市井遊手盡驅去之故以戰則勝此即古人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遺意也不然養驕兵如養驕子筋柔骨脆稍或勞頓疾疢大作况望其蒙犯霜露跋履山川哉如是而欲其為我戰勝攻取不可得也兵之心欲其一不欲其分家無内顧之憂則其前也有力氣已勝也不然未行而先顧其家氣早餒矣羸三日糧而出其遲而輸者懸懸也氣更餒矣故兵之食足於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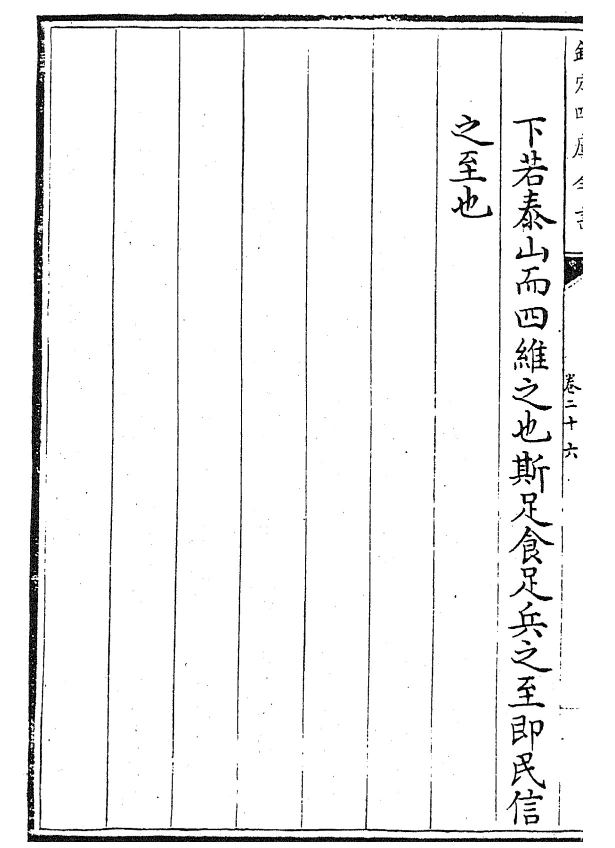
不如其足於家也足於京不如其足於地也二者非屯田莫由也且屯田則兵與地相安唐韓重華之營代北也東起振武西越雲州中極受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𡻝非為國守直為其家守非為國戰直為其所食之田戰也視遣戍之與地不習者相去遠矣且屯田則兵亦與農民為依諸葛亮屯渭濵兵居民間而百姓按堵鄧艾屯淮南北農官民田阡陌相屬者四百餘里𡻝在異國且然況

於寓內視客兵之與民不習者又遠矣或曰屯田固善然行之開國則易行之繼世則難用之兵爭之時則易用之承平之久則難蓋耒耜雖勞視鋒鏑之危則安矣當此而使之屯是去其所甚危而予以所甚安誠有不待再計決者若承平則不然矣昔宋太宗欲行屯於河北東路以陳恕為營田使恕密奏戍卒皆游惰仰食縣官一旦使冬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不測因而卒止此非承平日久必

不可行之明驗歟然而陳恕之後何承矩亦為屯田使矣屯雄霸諸州當其時沮之者亦甚衆武臣既恥於營葺而初年因旱霜不成議者益囂譁四起承矩不動不變卒以有成衆乃大服則又何也蓋愚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不知久遠之安唯偷旦夕之逸禹疏九河徒則大駭未幾而大使徒衆民樂赴功矣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為叢而爵自趨之為淵而魚自歸之欲行屯之大計

當先示以耕之小利咨計天下可耕之地凡幾可
使耕之兵凡幾但先募民之善農而無田者量給
其飲食之費令其相度何處近水於稻為宜何處
陸海黍稷為宜任其擇地之上者自行開墾不收
其稅人見其收穫之利必有繼者不數年而此耕
者已成富人則艶而效之者日益多且舉其率先
而化導多者授以散職令焜燿於田所曰此以農
而得官也由是而兵之願耕者給以牛種且教道

之奬勵之願耕者日益多然後舉所計度者官為之疆界畀為永業若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元托克托成法具在略可放行其後耕者即以先耕者為之師如此則兵可化為農又仿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之法使先耕者亦與兵同其射獵則農亦可化為兵而兵與民之情睽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民之情亦與地睽固戰則同勝守則同强溥天皆王土即率土皆王民舉天



下若泰山而四維之也斯足食足兵之至即民信之至也

孟子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

少詹事臣袁曰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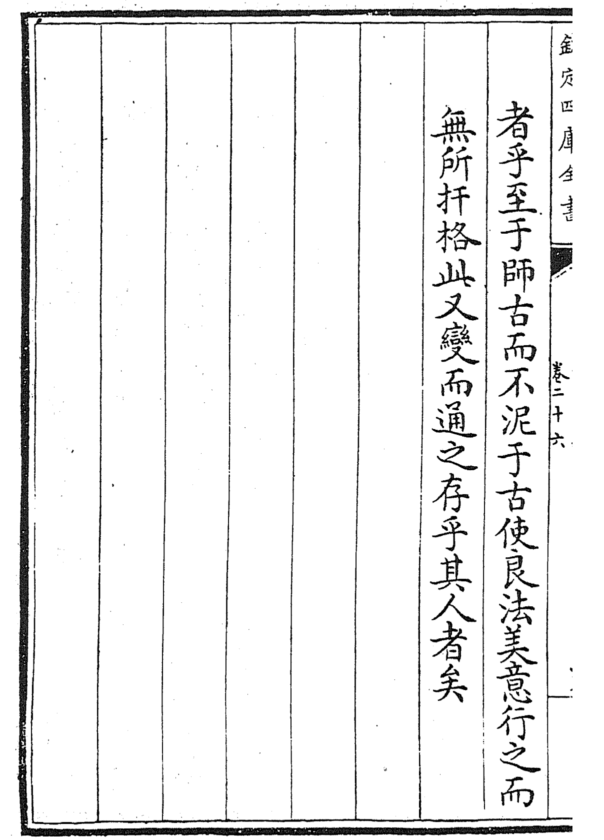
臣謹按孟子經世之學備於七篇而樹桑一語凡三舉之以為王道在此以是知樹蓄非細務也而今日蠶桑之利止於吳越數郡即三楚之人蓋有不知其務者至於北地更概乎未之聞焉毋乃執拘墟者之見以為是蓋非吾土之所宜乎夫孟子

之告於齊告於梁者其地非必東南也其説非空虛而不可徵諸事實也且稽之禹貢之書於兖州則曰桑土既蠶是知兖州之宜桑也於荆州則列玄纁之貢是知荆州之宜桑也於青州則曰岱畎絲枲既有絲枲而青州之宜桑又可見矣若夫吳越則固禹貢揚州之域也揚州之文亦僅厥篚織貝一言而已則當其時揚州之桑固未必多於兖與荆青兖荆青三州之桑亦未必少於揚州也迺

今天下衣被之所賴皆仰給於吳越數郡此數郡絲帛之所出貿遷於遐邇其民待衣食於是者幾與田疇等而他處舉無之夫土田猶是也民人猶是也而地利物宜有盡有不盡則在乎人之講求之而已矣臣嘗論桑之性宜下隰亦宜高原宜曠野亦宜陿隘詩不云乎彼汾一方言采其桑是下隰可桑也阪有桑是高原可桑也降觀于桑是曠野可桑也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是陿隘

可桑也觀于詩而見魏之宜桑焉衛之宜桑焉秦之宜桑焉豳之宜桑焉魏禹貢冀州之域也衛禹貢兖州之域也秦與豳禹貢雍州之域也九州之地無不宜桑也豳風七月言蠶織尤著然則無地之不宜桑也審矣而又何所疑于南北哉臣又考坑冶之利皆起于後代證諸史册漢唐之世民間有無相將多以粟帛而四方之貢獻閭閻之上供朝廷之頒賜率是物也是知昔人于此致力多而

施用廣夫農桑者衣食之大原前賢言本政必農桑互舉今天下有不耕之人然無不耕之土農事備矣而蠶桑獨曠焉缺焉雖祀事維隆禮儀畢舉而大河以北行數千里之地不聞繅絲作繭之聲非本計之得也今官隄種柳在在皆是或仿此行之于阡陌廬舍之間悉令樹以桑而以吳越善蠶者為之教課毋冀其速效而徐攷其成功用力不勞於民無擾由漸推之以及于遠或亦事之可行



者乎至于師古而不泥于古使良法美意行之而無所扞格此又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者矣

孟子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

編修臣莊存與

朱子曰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

臣謹按孟子此言誠富民之良法然不考之於古驗之於今則未知其言之必有效也所謂易其田疇者非闢草萊任土地之謂也有墾闢之名無墾闢之實則既治之田與弗治等是以聖人貴人力

之勤而不貴土田之廣一夫百畝所受均也較其所獲上農與下農相差者四人則知係乎人而不係乎地矣欲盡人力以治地莫如代田之法此漢趙過所修后稷之遺教也一畝三甽而播種於甽中苗生葉以上稍耨隴草因壝其土以附苗根則根深而耐風與旱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謂是法也趙過以是法教田於三輔每田五頃用二牛三人民或少牛則以人輓犁相與換功共作一歲

之收多緡田畝一斛以上善者倍之田五頃則增穀千斛矣此法簡易可行令出而民不擾法無便於此者也古者任地之法田以植穀宅以樹桑詩曰稅于桑田是也臣竊徵之經史傳記桑蠶之利北土為饒禹貢九州皆有貢篚而兗州特曰桑土既蠶七月之詩言豳之桑蠶至詳且悉職方并州之利布帛史記亦曰燕代田畜而事蠶迨及唐宋尚未之改北土宜桑明甚特未有以教之耳昔貢

禹欲罷鑄錢之官而以布帛為用夫布帛不可尺寸分裂交易非錢不行禹之論誠為矯枉過正然使布帛與錢幣並用如唐宋之時計絹為直令精粗廣狹皆有常式則行之無弊而桑蠶之利有不待勸而民爭趨之矣總之戶口日益而田不加多桑蠶之利興則八口之家無坐食之民城郭村落之間無荒棄不治之土而謂民不可使富蓋未有也臣嘗考歷代賦民之制稅斂之薄未有如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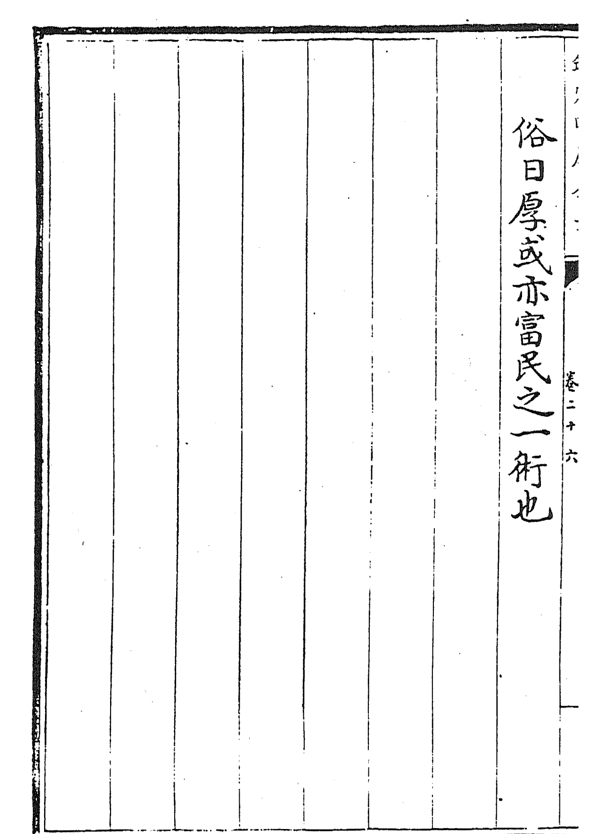
朝者也古者什一而助謂之中正然尚有布縷力役之征軍旅田獵之賦今正供之外無餘征而尚未及於什一法更優於三代之盛時況自我

皇上臨御以來賑貸蠲恤動盈千萬復

特沛大惠普免天下正供錢糧停徵耗羡俾終歲不聞追呼之擾誠亘古未有之盛事也顧或者私家之租重於公賦則税斂之薄足以厚富民不足以厚貧民夫財不在上則在下富民既裕貧民亦得資其

生豈必奪彼以與此哉其所以裒多益寡整齊流通而鼓舞不倦者固自有道焉臣嘗論今之業戸納正賦而收田租雖非食禄之人與古之有田禄者相類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又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蓋其恤民之厚治田之勤至於如此今也不窺畎畝坐而待收田事之利病農夫之休戚若罔聞知操其贏餘重困貧弱政令不能齊科條不能禁唯在順其情而導之耳宜開力田之科設

勸農之爵以齊之令民有能興修水利墾闢荒地著有成效及捐助穀石以備積儲假貸貧民不收贏利者酌其輕重酬之以爵定等威品列之制嚴冒濫矯僞之禁俾爵重而人知所勸夫官之與爵名實不同而人重之者法令使之然也官有定員爵無常額重爵以勸農則可以損有餘補不足而無曠官廢職之弊且以務農而受爵不可謂之僥倖也富民不私其財貧民不私其力畜積日豐風



俗日厚哉亦富民之一術也

孝經

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

編修臣任端書

臣謹按天下有循其一端終身由之其效極於至廣而不可禦孰有加於孝弟乎哉其事為孩提之所知能其量必聖人而後能盡守之則為至德行之則為要道推而施之則為大順厚而積之則為太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自古帝王備

號隆美而化成天下者未有不由此也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夫堯舜之聖至矣書稱帝德曰光被四表玄德升聞其功業之崇盛蕩蕩巍巍莫可名頌而孟子與曹交言獨切指為孝弟此豈迂言乎蓋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足以備陰陽剛柔之理而總括乎中和位育之全然仁之實事親而已義之實從兄而已故伊訓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記曰禮樂備而天地官禮主於敬樂主於

和至愛則大樂之所以與天地同和也至敬則大禮之所以與天地同節也是故一言孝弟而格幽明洽遠邇胥統諸此矣且夫王者之孝與庶人異彼庶人者服勤就養奉意承志供子職而已王者承天地之重大奉宗廟之尊嚴非合萬國之懽心不可以薦馨非極四海而備養不可言孝思是故受社稷之付託則思保而固之念祖宗之艱難則思敬而承之思身為九族百官臣民兆庶所瞻視

則當躬先而導帥之是以親耕祈穀所以供粢盛也郊社禘嘗所以明報本也鷄鳴問寢三朝侍膳所以昭不匱之節也宗祀明堂配以嚴父所以顯功德之隆也敬所尊而愛所親所以推祖考之意藹藹蒸蒸延及無窮也至於諴和萬民仁育萬物莫不本此纏綿悱惻以將之以求極乎其量葢不如是固無以言乎其至而稱聖人之盛德也臣嘗讀禮於文王世子見夙夜之純心焉於詩下武見武

王之所以配命焉於昊天有成命與有馮有翼有孝有德見成王之引賢以自輔與其所以修身焉夫三代之隆至周而極顧推其致此之由亦無不本之於孝弟故其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武王能繼美先王之德以受天之祐也又曰昭茲來許繩其祖武言成王能光大文謨武烈以基天成命也故其時禮樂與刑罰措天下之大人民之衆欣欣和樂相與篤於恭敬慈愛而天地神明亦因

錫以鴻嘉之慶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太和之符孝弟之至自然之應也夫孝庸德也一人修之於身而其效通乎神明之幽光乎四海之大上觀唐虞之所以盛與文武成王之永祚於久長則所謂至德要道大順太和者豈不信然矣哉

御覽經史講義卷二十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監生臣温之誠